



目 次

在中南海门前	胡 笳	1
炮声隆隆	工人 白杨树	4
印机隆隆唱战歌	杨世运 谭 楷	14
革命大字报赞	梁上泉	16
红卫兵进行曲	女工 徐 慧	19
雏鹰展翅	胡 笳	23

写在长征队的队旗上	梁上泉	26
序 诗		26
韶山泉水		27
井冈翠竹		27
遵义会址		28
延安洪炉		29
北京广场		30
老红军与红卫兵	黄中模 清 河	31
长征新兵	解放军 里 沙	35
播火歌	工人 唐福春	37
红小兵	解放军 里 沙	38
我家姐姐是个兵	张继楼	39
颗颗红心向枣园	张继楼	40
战斗的螺号	解放军 任耀庭	41
雷火图	解放军 杨笑影	43
土话筒	工人 黄万里	45
小钢炮	张士忠	47
长 廊	工人 柯愈勋	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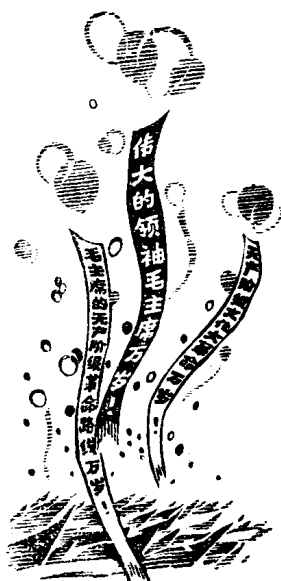
方向盘	工人 熊远柱	50
油印机进行曲	工人 柯愈勋	52
战友重逢	工人 刘 滨	54
三进杨柳村	陆 桀	60
三进杨柳村		60
风雨夜		64
擦 枪		67
保管室外		70
红色的算盘		73
列车在飞奔	梁上泉	76
油海一家	胡 笳	79
冲天炉前	工人 刘 滨	82
广场春晓	胡 笳	84
全国山河一片红	梁上泉	87
上 岗	解放军 马 诚	90
放歌出征台	工人 刘 滨	92
我为革命委员会站岗	解放军 童嘉通	95
三访革委会	徐 康	97

赞军代表	解放军 杨星火	99
重返工棚	解放军 童嘉通	105
回工棚		105
工棚认战友		107
工棚夜话		109
雨夜巡道		111
支农曲	解放军 陈禄明	113
初 进		113
除 草		115
再 战		116
水磨歌	陈 犀	118
横空出世	张 阳	122
工宣队办公室	涂一程	124
春满校园	黄新渠	126
果各上大学	彝族 吴琪拉达	128
笔和枪	郭久麟	130
长征路上的五·七干校	解放军 任耀庭	132
夜校灯火	梁上泉	134

青年点的日历	下乡知识青年	曹也平	136
回巴山		陈官煊	138
拉 辮		德 成	142
红卫兵的挎包		徐昭智	144
画	下乡知识青年	冉启胜	146
风雷渡口	杨世运	谭 楷	148
接 班	工人	王长富	153
工人委员	工人	姜华令	155
回乡曲		赵尔寰	157
司令员的辮头	解放军	童嘉通	159
部长说书	工人	杨永年	161
老支书	公社社员	张丕利	163
浪尖上过党日	解放军	邓绪东	165
女飞行员的批判稿	解放军	邓绪东 赵长天	167
飞雪迎春		陈 犀	168
油泉畅喷		胡 笳	173
风 帆	工人	熊远柱	178

矿山壮志	工人 徐国志	180
矿山标语		180
车向矿山行		181
铁肩抬起钢城	工人 任正平	184
锻工素描	彭斯远	186
橄榄谷之夜	陈 犀	188
撒在田野上的传单	杨大矛 黄晓龙	191
大 千		191
迈开步，向前走		192
大寨花开满山红	工人 红 浪 雨花石	194
凉山在飞跃	彝族工人 蔡子佳	195
毛主席指挥我们来歌唱	解放军 宁松勋	197
我们胜利了	唐大同	200
庐山，你多么雄伟！多么威严		200
呵，瓦西里		203
读书笔记		205
列车驰过大渡河		207
我们胜利了		210

烈火篇	工人 王长富	212
贴标语		212
炉前批判会		213
雨 中		214
战 斗		214
怒批孔老二	工人 周道华	216
帐篷怒火	解放军 任耀庭	218
斥“仁”	解放军 里 沙	220
战士批判会	解放军 童嘉通	222
横扫千年垃圾堆	向 阳	224
攀登九里山	解放军 里 沙	226
朝霞染红了雪山	傅 仇	228
刻在锁链上的教材		228
新花在琴弦上开放		230
抬钢轨抒情	陈 犀	233
车钩颂	于淘滢	236
盐的颂歌	徐 康	239
进攻之歌	工人 刘 滨	248



在中南海门前

胡 笳

红旗如云，映着晚霞飞来，
锣鼓欢腾，涌过长安大街。
万千喜报，宛若十里长虹，
中南海前，人流汇成大海！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

从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传来。

人民把革命当作盛大的节日，

争相涌向党中央群众接待站门外。

表决心的人群脸上飞着彩霞，

满怀欣喜把一个伟大的时刻期待，

千百盏彩灯霎时大放光明，

火树银花在欢呼声中骤然盛开……

伟大领袖神采奕奕步出门外，

欢腾的人海如波涛澎湃。

毛主席热情地道一声：“同志们好！”

多少历史的画幅顿时在人们眼前展开——

我们怎能不想起瑞金的红井呵，

毛主席挥汗如雨把甘泉引来；

我们怎能不想起延安的新春呵，

毛主席无限深情把乡亲们接待；

我们怎能不想起大跃进的年月呵，

毛主席走遍祖国的五湖四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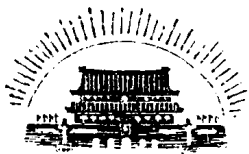
我们的党和群众心心相印，

毛主席作出了最好的表率。

今天呵，日历上虽是平凡的一页，
史册上却将永远闪耀着光彩。
直接依靠广大革命群众的力量，
毛主席带领我们奔向战斗的未来！

**“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
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亲切的教导如春风暖人心怀，
伟大的号召象春雷响彻天外。

中南海红墙好似一条时代的录音带，
多少历史的音波在这里记载，
当后代子孙从门前走过，
他们一定会深情地向往这火红的年代！……



炮 声 隆 隆

白 杨 树

浩浩长空，
 风云滚滚；
茫茫大海，
 巨浪滔滔。
轰隆隆，
 奔雷惊炸，
 紫电闪耀；
哗啦啦！
 骤雨箭发，
 疾风怒号。
好一场猛烈的暴风雨呀，
 注满银河，
 倾下九霄！
荡涤着
 旧世界的污泥浊水，

冲击着

修正主义的逆流暗礁……

呵，呵，

伟大领袖毛主席

亲自点燃了，点燃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烈火，

掀起了摧枯拉朽的狂飙！

呵，呵，

伟大领袖毛主席

挥笔抒写了，抒写了

《炮打司令部》

一张伟大的大字报！

亿万人民

心底的义愤，

顿作黄河排空咆哮！

无产阶级

沸腾的热血，

激荡长江奔泻红涛。

震惊世界的文化大革命呵，

非常及时，

完全必要！

……峥嵘岁月

在血火中

飞逝了半个世纪，
我们伟大的祖国，
在社会主义轨道上
朝着明天疾驰迅跑……
呵，呵，
已经十七个年头了，
已经十七个年头了！
十七个年头：
炉膛里燃烧着
我们奋战的豪情；
汽笛声震响着
我们出击的呼啸；
那疾旋挺进的钻头呵，
象当年前沿阵地
蘸满烽烟的刺刀；
那穿山越岭的水渠呵，
碧波荡漾春花
流过昔日歼敌的战壕；
那森林般的烟囱呵，
在广阔的蓝天上
绘出壮丽宏图——
时代的风貌；
那人民公社的金波银浪呵，
织出了一条

社会主义的
金光大道！
呵，呵，
十七个战斗的年头，
几度雪压冬云，
几番春寒料峭：
……一九五三年
高饶反党联盟的分裂阴谋，
一九五七年
资产阶级右派的叫嚣，
一九五九年
右倾机会主义者的狂吠，
一九六二年和一九六四年
“三自一包”掀起的黑浪，
“桃园经验”埋下的暗礁……
……从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大辩论的阵地，
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
两条路线斗争的前哨！……
一次次你死我活的斗争，
擦亮了我们的阶级的视线；
一次次你死我活的斗争，
提醒了我们去这样思考：
革命的炮火

消灭了拿枪的敌人，
而他们那个阶级依然存在，
每时每刻都在向我们反扑，
垂死的挣扎更加疯狂残暴！
我们怎能忘呵，
伟大列宁的故乡，
当年高唱着奔赴前线的
战斗进行曲，
已被爵士音乐
糜烂的旋律淹没掉，
当年前赴后继的
战斗步伐，
已被摇摆舞
杂乱的脚印磨消！
为什么呵，
四十年后
“卫星上天，红旗落地”；
斑斑铁锈，腐蚀了
阿芙乐尔的大炮；
霏霏淫雨，遮掩了
克里姆林宫红星的光毫？
苏修叛徒集团叫嚣
什么“全民党”，
什么“全民国家”，

分明是

新生资产阶级的乐园，

劳动人民的监牢！

发人深醒呵，

发人深醒！

呵，党的基本路线

金钟长鸣，

我们心中

飞出一个个问号——

为什么

我们阶级的

创业的精神，

炽热的情感，

冲天的干劲，

受到束缚，

不能同

红云一起喷吐，

钢花一起怒放，

大河一样奔泻，

煤一样尽情燃烧？

为什么

不少的社会主义工厂

热衷于“利润挂帅”，

“物质刺激”，“奖金”钞票？

为什么

帝王将相，才子佳人，
霸占了社会主义舞台，
有的所谓共产党人
还在拍手叫好？

为什么

那些“三家村”黑帮，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能在“燕山夜话”，
能在《前线》阵地游荡逍遥？

为什么呵，为什么？

一连串的为什么，
组成了我们前进路上
一个急迫重大的问号！

呵，毛主席！

伟大领袖毛主席呵，
纵观古今历史，
胸怀世界风云，
日日夜夜呵，日日夜夜
思索着党、祖国，
思索着路线、明天……
日日夜夜呵，日日夜夜
孕育着一张

伟大的腹稿！
此刻呵，终于发出
向资产阶级司令部
总攻的号令，
点燃了，点燃了
积压在
无产阶级革命派胸中的
十万吨炸药；
炸开了，炸开了
资产阶级司令部的
层层防线，
道道关卡，
座座顽堡。
呵，烈火中诞生的
我们党的旗帜，
在**炮打司令部**的硝烟中，
经历着
又一次战斗的洗礼，
又一次淬火，
磨砺着
旗上的铁锤、镰刀。
亿万革命群众
对着资产阶级司令部
冲上去！

冲上去！
冲上去！
象董存瑞举起炸药包
冲上去！
象黄继光挺起胸脯
冲上去！
刘胡兰还来不及见面的
弟弟妹妹们
高唱红卫兵战歌
冲上去！
冲上去了呵，
整个无产阶级都冲上去了！
象黄河，
象长江，
象大海的狂涛！
呵，呵，
北国、江南、边塞、海岛，
工厂、农村、机关、学校……
革命造反的战旗
如火如荼；
文化大革命的战歌
如浪如潮；
进攻的金鼓呵，
猛擂猛敲！

再向烧毁旧世界的烈火，
 加进亿万吨燃料；
再向行将覆灭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倾泻万吨火涛！
呵，呵，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
更猛烈、更猛烈地
 熊熊燃烧……
社会主义的红色江山，
无产阶级专政的天地，
在继续革命的斗争中
 熔铸锻打，红光环照！



印机隆隆唱战歌

杨世运 谭楷

印刷机呵，隆隆地喧响，
巨大的声音，象呼啸的大江，
纸张呵，飞快地流淌，
白花花一片，象江上的雪浪。

我们日夜不停地奔忙，
赶印毛主席著作，我们时代的光辉篇章。
经过多少激烈的战斗呵，
才有今日印刷机上红旗飞扬，春花怒放。

万恶的刘少奇一伙伸出黑手，
曾卡住每一滴油墨、每一片纸张；
好似乌鸦张开黑色的翅膀，
妄图遮住金色的阳光。

是文化大革命的滚滚风雷，
推动印刷机隆隆地喧响；
是冲垮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洪波大浪，
掀动纸张的江河飞快地流淌！

我们夺回了印刷大权，
毛主席的书呵，快排快印快钉快装！
从此，我们光荣的印刷车间，
成为政治思想战线的兵工厂！

滴滴油墨蕴藏着改造世界的力量，
排排铅字凝聚着真理的光芒，
每一册红彤彤的毛主席著作，
都给祖国大地带来胜利的霞光！

我们是传播毛泽东思想的尖兵，
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战斗在印刷机旁，
隆隆机声应和着亿万人民的脚步声，
响彻在继续革命的征途上……

革命大字报赞

梁上泉

墨笔的森林，
在暴风中急舞；
墨汁的洪流，
汇成了大江大湖。
倾倒江湖，
荡涤几千年堆积的泥污；
挥动森林，
扫除征途上的迷云妖雾。
亿万人民群众，
组成战斗的队伍，
对反动派造反有理，
同仇敌忾，
热血滚沸，
天兵怒气，

按捺不住，
铺开连天的大纸，
日夜奋笔疾书，
横扫牛鬼蛇神，
对准中国的赫鲁晓夫。
革命大字报，
从北京的校园飞出，
冲击资产阶级的顽垒，
打破反动路线的禁锢；
革命大字报，
从桃园的田野飞出，
惨遭迫害的贫下中农，
把形“左”实右的祸心揭露；
革命大字报，
从安源的煤井飞出，
奋战不息的老矿工们，
要戳穿那大工贼的面目；
革命大字报，
从各条战线飞出，
要粉碎复辟阴谋，
决不再走回头路！
千张万张，
向修正主义路线发起总进攻，
两个阶级的大搏斗，

要决个谁胜谁负；
千张万张，
向走资派发起总攻击，
要用这新式武器，
打退他们的猖狂反扑。
千张万张，
都有个总标题，
象日月高照，
光焰夺目；
千张万张，
都有个总标题，
象万众奋吼，
齐擂战鼓；
千张万张，
都有个总标题，
象电闪雷鸣，
海啸山呼；
千张万张，
都有个总标题，
总标题就是：
《炮打司令部》！



红卫兵进行曲

徐 慧

惊雷在响啊，战鼓在响，
快啊，快穿上父兄的军装；
红潮在涨啊，大旗在扬，
快啊，快戴上火红的袖章。
头上虽然没有闪光的帽徽，
战斗的豪情，早已在心中激荡；
集合吧，新中国的青少年，
文化大革命的号角已经吹响！
出发吧，毛主席的红卫兵，
去打一场反修防修的进攻仗！

我们快快进入斗争的战壕，
就象巴黎公社的小战士进入街垒，
我们紧紧跟着毛主席前进，
就象秋收起义的小红军奔上井冈！
把真理向四方传播，手中的话筒
多么象小八路吹的军号哒哒响；
把标语写上高墙，犀利的大笔
不就是儿童团刺向敌寇的红缨枪！

贴上去，把大字报贴满大街，
催得红色的风暴腾空而起！
撒出去，把小传单撒上云头，
化作呼啸的弹片漫天飞扬！
闯进去，闯进修正主义的阎王殿，
把牛鬼蛇神的温床砸个落花流水；
冲上去，点起革命造反的燎原火，
把散发臭气的历史垃圾送进火葬场！

资产阶级没有被彻底埋葬，
他们决不会放弃复辟的梦想，
看那一小撮披着画皮的鬼魅，
混进了党里，混进了我们阶级的心脏。
他们麇集暗室，阴谋策划，
妄图改变新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

他们颠倒黑白，混淆是非，
掀起镇压群众的逆风黑浪……

来吧，怕什么寒流滚滚，
把红卫兵战歌唱得更加响亮；
来吧，怕什么悬崖冰封，
恶劣的天气，只能叫懦夫惊惶！
狂风暴雨，正好磨炼战鹰的翅膀，
雷打火烧，才能锻出擎天的钢梁。
来得更猛烈些吧！阶级斗争的暴风雨，
红卫兵心中，决没有“害怕”的字样！

冲开风霜雨雪啊，踏破惊涛骇浪，
闯出条条道路，通向天安门广场！
红卫兵来了，潮水般地涌来了——
从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四面八方……
战友啊，虽然咱们是第一次相见，
此刻啊，谁的心不象这火红的袖章！
同样的眼光在燃烧啊，
燃烧着咱们心中一个最幸福的期望，
不同的口音在准备啊，
准备着呼喊出一生中最热情的声响！

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就在眼前啊，升起了不落的太阳！
啊，看清楚了吗？看清楚了吗？
伟大领袖啊，佩戴着我们的袖章！
此刻，一千座大山横在我们面前，
我们也只有一个字的回答：上！
此刻，一万座险关拦着我们的去路，
我们也只有一个字的回答：闯！
时代啊，快把重担放上我们肩膀，
战友啊，让我们在斗争中百炼成钢。
就从这最庄严的时刻开始，
我们心中聚集了无穷无尽的力量。
我们在这里接受了阶级的嘱托，
领袖的关怀，党的阳光……

走啊！同志们，去农村，去工厂，
走啊！战友们，卷狂飙，战恶浪！
跟工农革命大军一起奋勇前进，
和中国的赫鲁晓夫决战一场！
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战斗已经打响，
快把红旗高举，快把战歌高唱！
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用战斗的烈火，烧红祖国的每一个地方！

雏 鹰 展 翅

胡 笳

风呼呼，雨纷纷，
闪电照着夜行人，
从哪来？朝哪奔？
脚步伴着响雷声。
肩披风和雨，
好似鹰飞腾，
急急奔回工人村！

进家门，谁不惊，
灯下站着个红卫兵！
三尺皮带腰间扎，
雨透军装绿更深。
袖章上印着三个字，
团团烈日照青春，

女儿分外有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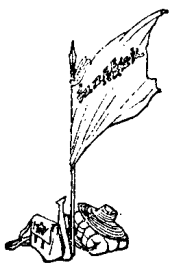
几天不见女儿面，
见面如同隔几春，
不在年龄增几分，
不在身高长几寸。
两个阶级大搏斗，
革命担子重千斤，
喜女儿，敢用双肩去担承！

深挖叛徒集团，
横扫牛鬼蛇神，
破四旧，立四新，
小将立功勋。
敢想、敢说、打先锋，
敢闯、敢干、敢革命。
长辈怎能不欢欣！

长辈怎能不欢欣啊，
女儿走出学校门，
为尝前辈创业风霜苦，
为学工农串连到基层，
步行去长征！
灯下叮嘱远行人，

窗前一片风雨声……

风声雨声声声紧，
闪电一亮天地明。
顶风敞开门两扇，
擎灯高照夜行人。
电光闪，雷轰鸣，
但见云开处——
飞起一只鹰……



写在长征队的队旗上

梁上泉

序 诗

长征队的队旗红得象火焰，
红卫兵举起它高拍云天；
旗帜上记载着一行字迹：
韶山—井冈山—遵义—延安……

北京是步行串连的会合点，
每时每刻鼓舞我们勇往直前，
沿着毛主席走过的战斗历程，
搏击风霜雨雪，飞渡万水千山。

队旗下的红袖章如山花烂漫，
年轻的队伍连接成一条红线；

瞻仰革命圣地何惧山高水远，
到一处就留下这纪念的诗篇！

韶 山 泉 水

韶山的泉水流滔滔，
汇入湘江浪头高；
激荡文字磨过墨，
毛主席挥笔卷狂飙。

今来汲取韶山水，
水壶伴走长征道，
一路行军又作战，
调墨好写大字报。

大字报刮起大风暴，
革命造反当前哨，
同学少年思潮涌，
象韶山泉水往外冒……

井 冈 翠 竹

步行千里上井冈，
井冈山重重竹林似屏障；

革命的摇篮它守护，
竹竿长，象当年高举万杆枪。

咱来正当春雨后，
雨后春笋长得更茁壮；
愿做山中一棵笋，
笋尖上，滴滴露珠映朝阳。

阳光雨露催咱快快长，
长成材，好作竹矛好接岗，
无产阶级江山咱保卫，
顶逆风，竖起道道反修墙！

遵 义 会 址

千回百折，红军转移到遵义，
遵义会议，众望归一，
党心军心民心，齐向毛主席，
红旗指处，就是胜利！

今天，看这间小小的会议室，
已扩大到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

两条路线的重大斗争，
一次接着一次，从未止息。

金沙浪涛涌，大渡河水急，
前面还有望不尽的雪山草地；
红卫兵战士齐来楼前报到，
汇成新的铁流，扬旗北去……

延 安 洪 炉

黄土高原多象一座大洪炉，
革命的烽火把多少毛铁锻铸！
我们穿起草鞋来到延安城，
畅谈着毛主席当年接见小八路。

小八路呵，四面八方奔陕北，
光脚丫呵，点点血迹印长途，
求解放，风尘仆仆吃尽千般苦，
住窑洞，梦中也在温习马列书。

照片前，面对小八路比岁数，
咱都是年纪轻轻十四、五，

老造反新造反同走一条路，
可我们是万里长征才起步！

北 京 广 场

延安窑洞通向这人民大会堂，
井冈茨坪连接着天安门广场，
遵义红楼紧靠着雄伟的天安门，
韶山红日朗照着红卫兵的海洋。

我们是红色海洋中的朵朵浪花，
风暴中涌向这日夜向往的地方，
红太阳迎面升起引得潮水猛涨，
欢跳的水珠闪耀着幸福的光芒。

带着光，带着热，带着智慧和力量，
敢把旧世界的污浊彻底涤荡；
从文化革命的策源地返回各地，
就要在那里掀起浩浩的波浪！

老红军与红卫兵

黄中模 清 河

一

金色的金沙江边，
有一个红军疗养所；
面向滔滔的江流，
同当年渡江的指挥所靠着。

所里住着十二个老红军，
长征曾在这里飞舟渡河；
他们常常讲述这段经过，
那怕千次百次也不嫌多。

听说红卫兵长征要到这里，
消息使他们自豪而又快活；

十二个人都去江边等候，
激昂的心可象满江浪波。

一群新燕江上闪翅，
扇起水花儿朵朵；
十二双眼睛深情凝望，
一排新松绿映眼窝……

来了，毛主席的红卫兵，
你看，红旗卷起翠岗一座；
来了，沿着长征的道路，
你听，松涛滚动阵阵战歌……

扑过来，长征串连的红卫兵，
迎上去，二万五千里闪光的长河，
情似黄河长江浪，
在这里扬波汇合……

二

老红军晚上召开欢迎会，
会场就在三十年前的指挥所，
红心相贴，双手紧握，
同唱《东方红》、同唱《国际歌》……

尽情倾吐呵，
尽情诉说：
长征战士讲述长征，
万水千山奔涌应和……

尽情倾吐呵，
尽情诉说：
红卫兵讲述文化大革命，
千山万水传播新曲……

尽情倾吐呵，
尽情诉说：
黎明的光辉撒进来，
心中的话还有很多很多……

红卫兵献上十二个红袖章，
红色袖章滚荡着团团烈火，
老红军赠送十二颗红五星，
征程的艰辛在红星上闪烁。

打一盆金江水给红卫兵擦脸，
泡一壶长征红茶红卫兵饮喝，
两支队伍向太阳，
都是毛主席指挥，亲自抚育！

三

欢笑的金沙江，
你在诉说什么？
是问今日渡江谁指挥，
抬头了望指挥所。

当年那座指挥所，
站立人两个：
红卫兵紧靠老红军，
并肩正合作。

一声令下抢渡江，
战旗卷红满江波；
老红军双桨锁急流，
红卫兵竹竿挑漩涡。

两辈肝胆照江流，
金沙江水波连波，
波送红卫兵二万五千里，
天安门前去谱新歌……

长 征 新 兵

里 沙

飞雪，搅寒了凉山的天地，
朔风，拔起了桦树的根须。
看红旗飞卷雪中来，
是谁啊，敢与风雪比高低？

脚印撒一路春花，
汗珠浇一地春雨，
来了，串连的红卫兵来了，
步步留下浓烈的春意！

喜看这一队长征新兵——
彝族的、藏族的、汉族的……
袖章象红梅傲雪盛开，
青春似火，踏着红军的脚迹。

飞雪啊，封锁了凉山的道路，
锁不住红卫兵闯出温室，徒步千里，
雄鹰啊，莫道有坚韧的翅羽，
怎比得红卫兵冲破围攻，继续出击！

前进吧，血沸腾啊情更急，
高唱红军歌，心向毛主席！
八百里凉山在挥手致意，
送小将，红旗飞卷雪中去……



播 火 歌

唐 福 春

走千山，
跨万河，
红卫兵，
征腐恶。
天南海北留脚印，
工矿城乡燃烈火，
高唱革命歌！

除逆贼，
捣黑窝，
立新功，
气磅礴。
经风沐雨见世面，
反修防修铸金戈，
斗争永快乐！

红 小 兵

里 沙

一闪，钻出了人群！
个个斜挂小挎包：
“叔叔，借条高板凳，
我们要贴大字报！”

跳上板凳踮起脚，
边贴边在喊口号。
打倒叛徒刘少奇！
喊声震得墙直摇。

“叔叔，板凳还给你！”
回身正正小军帽。
一钻，又进了人群，
好象一串火苗苗……

我家姐姐是个兵

张继楼

我家姐姐是个兵，
绿军装，
崭新；
皮腰带，
绷绷紧。
我问姐姐啥子兵：
是海军？
是陆军？
是空军？
姐姐胸膛挺一挺：
“我是毛主席的红卫兵！”

颗颗红心向枣园

张继楼

红卫兵，
去串连，
麻耳草鞋脚上穿。

学传统，
到延安，
颗颗红心向枣园。

不乘车，
不坐船，
全靠一双铁脚板。

学红军，
跨千山，
长征路上去接班！



战斗的螺号

任 翎 画

迎着雪山猛烈的风暴，
翻身农奴吹响了螺号，
看那云浪翻腾的长空，
悬挂着批判大会的红标。

螺号声声呵声声螺号，
激起翻身农奴胸中的万丈怒涛，
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
指引着他们去降虎伏妖。

解放的双手，抓起昔日的镣铐，
昨天的血和泪，从心底突突往外冒；
刘少奇就象大土司呵，
奸笑里藏着万把杀人的屠刀！

螺号声声，震撼着九十九座雪山，
声声螺号，掀起九十九条大江的波涛；
向资产阶级司令部开战！
雪化，山崩，革命造反派起来了。

起来了，象愤怒的大海咆哮！
起来了，象飞卷的大雪狂飙！
呵，从山南，从藏北，从雅鲁藏布江，
百万农奴冲出了战壕……



雷 火 图

杨 笑 影

怀揣一团火，
脚踩万里雷，
告别首都大串连，
心向巴山蜀水飞。

迈步进城问战友，
战友怒洒两行泪：
五十多天黑云压，
寒流滚滚阴风吹。

颠倒黑白，
混淆是非，
围剿革命造反派，
白色恐怖城欲摧！

迎着风浪走，
铁臂靠铁臂，
高举战旗红似火，
砍头坐牢何所畏！

夜静人不静呵，
油印机上滚炸雷！
夜冷心不冷呵，
战歌如火燃胸内！

冲锋号角耳边响，
造反战士难入睡，
顶风冒雨奔大街，
好似雄鹰破雾飞！

标语刷高墙，
排笔手中挥，
八张大纸一排字：
造反有理，革命无罪！

革命烈焰烧红天，
洪流澎湃恶浪碎。
雷鸣火燃处，
战旗染朝晖……

土 话 筒

黄 万 里

几张结实的硬纸，
卷成简单的话筒。
革命造反广播站，
设在咱们手掌中。

手举话筒人聚拢，
音波震荡火熊熊！
揭发批判走资派，
斗争前沿显威风！

广播起，红光闪闪，
革命火种心头送，
广播完，浪涛滚滚，
战友汇进行列中！

白日里，战鼓咚咚，
深夜里，炮声隆隆！
播完《炮打司令部》，
高唱一曲：东方红……



小 钢 炮

张 士 忠

《炮打司令部》，

吹响进军号，

举红旗，佩袖标，

千军万马出战壕。

撒传单，办战报，

战报取名《小钢炮》；

烟腾腾，火燎燎，

革命红旗呼啦啦飘。

打倒刘少奇，

声浪冲云霄，

满城红潮涨，

满城“小钢炮”……

长 廊

柯 愈 勋

革命大字报，多如雪片，纷纷扬扬，
日夜不息，飞来这里，贴满高墙。
宽阔的大街，成了大字报的长廊，
滚着雷霆，漫着硝烟，迸着火光。

多少老干部，在战斗中焕发青春，
象染锈的钢铁，又重新投入炉膛；
多少接班人，在战斗中经受考验，
在革命熔炉里，把自己炼成纯钢。

新生的，在长廊大喊大叫，蓬勃生长，
腐朽的，在长廊节节败退，终被埋葬，
这里每分每秒，都为历史长河推波助澜，
这里每秒每分，都为革命史册增添光芒。

这里燃起了多少革命大批判的熊熊烈火，
这里展现出多少烂漫迷人的时代春光。
长廊挺立，就象我们这风雷激荡的胸膛，
长廊挺立，组成了反修防修的铁壁铜墙！



方 向 盘

熊 远 柱

天将晓，灯光暗，
有辆汽车似一道烟，
车灯紧闭，悄悄溜到厂门前，
经济主义妖风起，
走资派偷偷去取款。

突然间追来一群人，
好象飞来只只箭，
猛地跳上车，
抓住方向盘。
走资派，抬头看，
眼前象耸起座座山——
革命造反派战士，

斩钉截铁一声喊：
方向盘，
决不容许往右扳！

车头前，人一排，
扣成铁的包围圈。
当场展开大批判，
走资派的阴谋被戳穿。
革命的驾驶室，
无产阶级要占领，
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驰向前，
一丝半毫不能偏！
批判经济主义的怒吼声，
汇进一月革命风暴里，
化作惊雷滚长天！



油 印 机 进 行 曲

柯 愈 勋

压过去！压过去！压过去！
新印的传单呀，真叫人欢喜，
快快翻！快快翻！快快翻！
激战的前线，弹药要充足。

顾不上换下染满油渍的工装，
我们从车间直接奔来这里，
象战士从一个战壕跃进另一个战壕，
两眼瞄准黑靶，无情地射击。

把心里的怒火唰唰地倾上钢板，
传单上滚着我们胸中的霹雳！
走资派刮起了经济主义妖风，
刻不容缓，必须坚决回击！

我们用机床，掀起新的生产热潮，
我们用铁笔，戳穿走资派的毒计；
工人阶级，是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
有我们在，资产阶级休想复辟！

压过去！压过去！压过去！
要显示我们革命舆论的巨大威力，
我们的油印机是革命的压路机啊，
把前进路上的障碍统统辗成碎泥！



战 友 重 逢

刘 滨

—

锤声未曾把人催，
莫非闻到炭火味？
老铁匠呵赵大奎，
通宵达旦难入睡。

今日里，两个阶级垒对垒，
走资派的反扑被打退；
你这勤务组里的“一把手”，
激情满腹在盼谁？

呵！一月风暴卷巴山，
浦江怒涛汇蜀水，

毛主席派来子弟兵，
为咱夺权壮军威；

亲人明朝要相会，
一股暖流撞心扉；
工装未脱鞋未卸，
闹钟瞧了几多回。

推窗深情望北斗，
手捧袖章抖微微；
袖章染红天边霞，
红日喷薄吐金辉……

二

五尺大步奔厂区，
沿路甩下一串雷；
看一色袖章多壮美，
厂门口，挤满了革命造反队。

忽闻工区大道歌声响，
红军的战歌漫空飞；
盼亲人呵迎亲人，
激情胜似长江水！

两支兵马一处汇，
风卷红旗山更巍；
工区盛满鱼水情，
阳光沐浴人几辈。

老铁匠奔忙迎政委，
壮实的巴掌领前挥；
“一把手”紧握“一把手”，
粗硬的茧疤层层堆。

相逢何须问经历，
经历刻在茧疤内；
猛然屏息细相看呵，
却是当年一对锤！

——“大奎哥！”、“铁老魏！”
两双眼奔出四行泪……
汤碗大的硬拳头，
直往战友肩上擂。

在向走资派夺权的凯歌中，
当年的穷哥又相会；
眼前美景教人想呵：
昨天是个啥滋味……

三

炉火抖，风箱哭，
淬火桶，盛一半汗珠一半泪，
工友们腹中已无几颗米，
早在头天就断炊。

黑窗下，大奎轻轻碰老魏：
“不拉风箱光加煤！”
见情景，又气又饿的穷哥们，
断然撂下手中锤。

嘎然听不见锤声响，
狗工头，窜进工棚气歪嘴！
说是停锤就算犯“厂规”；
挥鞭劈头抽大奎。

有压迫就有反抗！
工友们，眼底喷火牙咬碎！
大奎老魏同操钳，
满怀仇恨砸狗腿！

趁着黑夜奔出厂，

穷哥俩，路上话别洒热泪：
只有跟着毛主席，
才能把这吃人的地狱毁！

四

贴心的话呀尽情掏，
老战友，话闸一开难闭嘴……
从昨天走来看今天，
斗争哪刻不尖锐！

毛主席领咱建设新大厦，
刘少奇做梦都想把墙基毁，
狗工贼复辟就是大倒退，
咱就要被重往昨天的火坑里推！

怒涛淹没变天梦，
十里工区炸惊雷；
千百双大手紧紧握，
一道铁壁不可摧！

夺权只是新起点，
问战友：夺回的权力怎保卫？
——光辉的思想刻心胸，

胜与败，决定于路线对不对！

呵！两支兵马臂挽臂，
铁流滚滚把敌追；
面对一切反动派，
咱们同是一个造反队！



三进杨柳村

陆 棠

三进杨柳村

三进杨柳村，
急急不停留。
又是一场新战斗，
狂风骤雨正当头。
山在催，水在吼，
如闻亲人唤战友。
热血滚滚流！

二十年间三到此，
水流江海恋源头。
算过村中剥削账，
才懂人间爱与仇！

土改旧战场，
两次重新走，
革命又上一层楼！

当年重返杨柳村，
也想高歌唱战斗！
路线不清雾遮眼，
看不深呵唱不透；
唱不透，三来走，
文化革命滔天浪，
要跟亲人挽臂游！

进村又见斗争台，
柳林紧紧绕四周。
巨雷声声林间炸，
烈火冒过柳梢头！
气昂昂，雄赳赳，
贫下中农造反派，
真象土改的硬骨头！

当年带头斗地主，
怒气冲天天发抖，
血衣点燃焚契火，
化作红旗挂心头。

今日举旗再造反，
为的江山不变修，
苦水永不流！

记得重返杨柳村，
“三自一包”刚冒头。
地主暗喜富农笑，
复辟梦里盖新楼。
乱云飞，恶浪吼，
擂台搭在十字口，
革命何方走？

何方走，挽紧手，
风扑柳林红旗艳，
浪打青山不低头，
握拳忆土改，
牢记血泪仇，
毛主席指的革命路，
贫农带我并肩走！

并肩走，挺胸斗，
云雾缭绕在心头，
为什么，土改后，
有人阻挠拔界碑，

有人砍社挥黑手，
有人糖衣包毒弹——
三四亩地一头牛！

连片庄稼砍不断，
抽刀断水卷洪流，
两闯村中斗争台，
紧贴心上一株柳，
一株柳，贴心口，
阶级未灭战未休，
心中不忘风浪吼！

今日炮打司令部，
恶风逆浪现根由。
谁跟地富一条心？
复辟血路谁想走？
满腔恨，满腔仇！
斗垮党内走资派——
贫下中农的死对头！

大步跳上斗争台，
紧握亲人双双手，
今日三进杨柳村，
见面何须问来由！

山长青，水长流，
毛主席指引革命路，
斗到底来走到头！

风 雨 夜

还是那件旧蓑衣，
还是红灯手上提；
二娘接我回家住，
又是夜深风雨急。

土改旧床铺新草，
暖在心头眼难闭；
红灯闪闪床头亮，
亲人又在缝战旗！

“贫下中农造反队”，
七个大字亮眼底，
白发如霜旗似火，
叫人心潮难平息……

今日三进杨柳村，
烈火烧红前村壁。
炮轰县委李书记——

你为哪家举黑旗？

为啥猛扩自留地？
为啥包产到户里？
质问一张又一张，
仇恨一笔又一笔！

黄昏有人来“摸底”，
流言蜚语藏威逼：
“县委书记就是党，
造反小心丢党籍！”

阴云迷雾连夜起，
夜黑风冷灯未熄，
二娘要看大字报，
把我拉进风雨里！

句句要我讲仔细，
听完久久不言语，
顶风冒雨夜归家，
挑灯急缝造反旗……

床前红灯窗外雨，
怎能不把当年忆，

土改进村头一夜，
也是风紧乌云密！

地主暗地在挣扎，
满村谣言带杀气：
“谁敢接待土改队，
不死也要脱层皮！”

夜来草棚把雨避，
二娘奔来草棚里，
叫声同志跟我走，
热泪和着雨珠滴……

“毛主席派你进咱村，
为咱穷人分田地，
座座茅屋为你开，
敌人恨你咱疼你！”

当晚就睡这间床，
也是心热眼难闭，
二娘听我讲农会，
连夜挑灯缝战旗……

风风雨雨两面旗。

心如红灯志不移，
革命征途万千里，
贫农心向毛主席！

擦 枪

当年初进杨柳村，
他俩都是苦娃娃。
一个黄毛辫，
一匹小野马。
跟着民兵押地主，
两根竹棍手中拿，
眼里冒火花！

一个顶租的小丫头，
一个抵债的放牛娃。
睡猪圈，啃糠粑，
地主还夸讲仁义，
养活孤儿赛爹妈。
土改一算剥削账，
仇恨的种子发了芽！

十二年后再进村，
寒夜相逢谷仓下，

冷风扑面吹，
急雨当头打，
满村巡逻肩靠肩，
五尺钢枪并排挎，
迎来满天霞！

一个眼亮心更亮，
一个敢冲又敢杀！
仇人怕，亲人夸。
苦水泡大的连根树，
革命藤上的并蒂花。
幸福不忘敌人在，
仇恨的钢枪天天擦！

今日三进杨柳村，
相逢却叫人惊诧！
批判走资派，
高台柳荫搭。
一个要批一个保，
你要上台我要拉，
看法分了叉！

批判台前风波起，
女将坚持上，

小伙怒气发！

“人家又不是地主，
揪住不放为个啥？
锄地要分苗和草，
哪能这样胡乱挖！”

那个不听台上走，
这个一气跑回家。
心急我正要追赶，
有人旁边把我拉；
“不要急，不要怕，
苦根相连分不散，
台上的女将有办法！”

夜晚我来推门望：
主席著作桌上摆，
锅里烙糠粑。
一个低头一个讲，
四股热泪腮边挂。
情如江河话如火，
听得人心热辣辣！

“要是依了走资派，
贫富两极搞分化，

要出多少新地主，
要出多少苦娃娃。
亲人啊，想想吧，
糠粃野菜同样苦，
明枪暗箭是一家！”

话没讲完见我到，
又是激动又尴尬！
我问声，在干啥？
一个微笑不言语，
一个半天才说话：
“为了参加新战斗，
她在帮我把枪擦！”

保 管 室 外

杨柳林深处，
新仓一整排。
林间住着老保管，
仓里装进多少爱！
巡夜常冒数九寒，
翻仓惯顶三伏晒。
年去又年来！

今日我进村，
相逢仓门外，
批判会，正召开，
贫下中农信任他，
交一把钥匙怀里揣，
说出句句心头话，
字字放光彩！

“土改选我当保管，
我对乡亲表过态，
决心管好胜利果，
誓保苦难不再来。
巡夜寒，翻仓晒，
爱恨牢牢记心怀，
怎敢有懈怠！

日夜睁眼防地富，
没想还有走资派，
叫嚣只要粮仓满，
产量包到户，
也是好安排！
阴风一吹恶浪涌，
向着粮仓扑过来！

自发势力把头带，
地富煽风怀鬼胎。
叫嚷多分少积累，
叫嚷存粮重分派。
逼进杨柳林，
逼拢仓门外，
逼我交出钥匙来！

若非贫农骨头硬，
顶住仓门硬不开，
果实险些被抢走，
穷根差点又重栽，
事虽过，心难解，
明明也是‘党里人’，
主意为啥这样坏？

多亏文化大革命，
炮声把我眼震开：
埋头干了十几载，
辜负人信赖，
辜负党安排，
保了粮食不损坏，
没管道路歪不歪！

走资派，是祸害，
剥削阶级虽打倒，
臭气养出毒菌来！
斗争在深入，
必须重表态：
要管路线永不偏，
保住江山红万代！”

红色的算盘

当年跨上斗争台，
算盘紧紧握手中。
满盘滚着血和泪，
染得颗颗算珠红。
仇恨有多深？
剥削有多重？
桥桥拨满也难容！

地主怎么富？
穷人为啥穷？
到底是谁养活谁，
明明摆在算盘中：
稻梁颗颗穷人种，

一户仓中满，
千家肚里空！

算盘越拨心越亮，
阶级搏斗卷暴风。
什么“仁义”什么“善”，
都是豺狼装笑容！
算盘声里分田地，
算盘声里砸牢笼。
斗倒害人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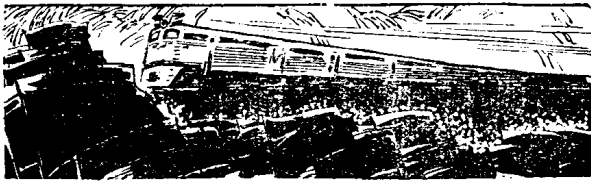
土改虽完阶级在，
十数年间浪几重？
三进杨柳村，
浪高风正猛，
贫农狠批复辟路，
算盘依然在手中，
不减旧威风！

算珠再响怒火红，
谁说剥削还有功，
“三自一包”复辟种，
工分挂帅黑路通！
无非贫富两极走，

高楼再压竹茅棚，
血泪重新涌！

算过恨来又算爱，
多少山河换新容？
若非集体同富裕，
哪来个个力无穷！
思想换，五谷丰，
颗颗算珠亮闪闪，
都是公社旗映红！

红色的算盘心上摆，
胸怀天下的苦弟兄！
算盘声里改天地，
算盘声里战恶风。
拳握紧，心靠拢，
粉碎敌人复辟梦，
算盘声里代代红！



列车在飞奔

梁上泉

革命在前进，列车在飞奔，
火车头牵引着七万万颗心。

黄河在高歌，长江在欢腾，
毛主席大江南北万里行。

车行万里，钢轮催钢轮，
车窗两旁，风云卷风云。

风起云涌，大地掀热浪，
千军万马，斗志更豪壮。

工厂的烟囱象排笔一样，
直把大字报写在蓝天上。

公社的庄稼象金色大海洋，
打谷场是大批判的新战场。

各条战线都在把战鼓擂，
资产阶级司令部定要被摧毁！

烈火熊熊燃，热血滚滚沸，
修正主义堡垒定要被击溃！

毛主席说形势大好非小好，
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

胸中的内燃机翻火涛，
推动着革命列车朝前跑。

可就是造反组织分成两大派，
势不两立，征途横障碍！

拆开两股道，列车怎么开？
靠枕木把两排钢轨连起来。

连起两条轨，列车负重载，
全速前进，向一个目标迈。

要警惕走资派、坏人暗挑拨，
毛主席号召咱们革命大联合！

一线穿南北，一语震山河，
一列专车，连通了全中国。

思想上正轨，万众同脉搏，
齐建新功勋 朝气更蓬勃。

车窗两旁，风云卷风云，
车行万里，钢轮催钢轮。

毛主席大江南北万里行，
黄河在高歌，长江在欢腾。

火车头牵引着七万万颗心，
革命在前进，列车在飞奔……

油 海 一 家

胡 笳

我的老邻居，
男女都是“石油迷”。
爹披星光奔炼厂，
儿迎霞光上钻机，
么女上学娘下地，
日夜三班连轴转，
一家人，不逢假日难相遇。

难逢难遇会一起，
话儿好似水决堤。
从那石油、天然气，
扯到农场的良种鸡，
从咱油区足球赛，
扯到演的歌舞剧，
总是家常作话题。

打从何时起？
话题不限家常里，
嘴里尽冒新词句：
党内还有走资派，
工矿权在谁手里。
尖锐要数小么女，
一口一个：“造反有理！”

前个休假日，
老头还在骂么女。
这个休假日，
老头急得发脾气：
“造反哪兴分年纪，
你们印的传单上，
又有什么新消息？”

上个星期天，
兄妹意见闹分歧，
一个理直气壮喊炮轰，
一个摇头直喊别着急。
这个星期在一起，
联名赶写大字报，
“坚决打倒刘少奇！”

老伴虽说少言语，
全家数她心最细。
熬浆糊，买纸笔，
自封“后勤官”，
忙个不歇气。
一双老眼早熬红，
为的是，连夜赶绣红战旗！

文化革命狂飙起，
处处日新月异。
往日见面摆家常，
如今革命作话题，
日夜惦着国家事。
人人心窝上，
好象转着一架地球仪！

变化何止我邻居啊，
看看我家几兄弟：
在辩论，在学习，
半夜还围着收音机……
同命运啊同呼吸，
在咱工人阶级队伍里，
家家都似我邻居！

冲天炉前

刘 滨

红标语象条金瀑布，
高高垂下冲天炉——
“革命大联合就是好！”
字映炉火耀眼目。

炉前奔来浇铸工，
忙把炉长猛拉住：
“浇头一包铁水咱们俩抬！”
嗨，“一对蹦”今比弟兄还热乎。

双双大手炉前握，
每双手都是革委会大楼的顶梁柱，
心中同烧一把火，
阶级深情浇一处。

冲天炉前红心闪，
每颗心都是一座炉，
炉火哪来这般旺？
文化革命冲天火，直往炉中扑！



广 场 春 晓

胡 笳

灯透春夜雾，
光芒四射广场路。
贴标语，挂红幅，
脚步声似催春鼓。
明日成立省革委，
军民开会同庆祝。
今晚谁人在忙碌？

红卫兵，老干部，
造反队的勤务组，
你拿长扫帚，
我提洒水壶，
踊跃揽下新任务，
笑挥热汗迎春晓，
义务劳动扫马路！

道旁新栽树，
深情浇上水一壶；
路上尘与土，
挥帚来个大扫除。
走一路来净一路，
广场路上留一幅——
春光明媚新画图！

眼望新画图，
不忘鏖战苦。
当年广场路，
正是激战处：
中心搭过战斗台，
面面革命造反旗，
猎猎迎风舞！

批判走资派，
穷追狗叛徒。
墙头只只大喇叭，
擂过进军鼓……
为了中国不走回头路，
咱们在这里——
经过几番寒与暑！

今日重走广场路，
已是红旗漫天舞。
猛领悟：大扫除，
哪是今日才起步？
跟着毛主席，
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
不正是在为社会主义扫大路！

扫开云，扫散雾，
迎来霞光满路铺。
人流欢腾身旁过，
对着咱们齐注目。
是惊讶？是赞许？
参加庆祝会，
嗨！还带扫帚、洒水壶？

扫帚、洒水壶，
永远不退伍！
革命委员会成立了，
斗争还远远没结束。
浇新苗，扫尘土，
前头那一步——
毛主席书里早指出！

全国山河一片红

热烈欢呼全国（除台湾省外）各省、
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全部成立

梁上泉

咣，咣，咣！
敲响出了钢钟。
哗，哗，哗！
炉口喷山洪。
洪流泻下钢瀑布，
亮闪闪，
红通通，
钢花似礼花，
开在霞光中。
霞光中传来大喜讯，
喜讯回响赛洪钟：
省、市、自治区，

成立了革命委员会，
全国山河一片红！

全国山河一片红，
红似花，
红似火，
红似朝霞映碧空。
红牌披彩，
垂挂万丈长虹！

几经雷雨，
几经风，
才使大地换新容？
一月风暴起，
浦江春潮涌，
战旗翻滚万里浪，
全线发动总进攻。
火力猛，
气势雄，
炮手几万万，
对准资产阶级司令部，
轰，轰，轰！

乱云飞，

妖雾重，
夺权反夺权，
刀锋对刀锋，
一个个革命委员会，
诞生在雷鸣电闪中。
文化大革命是熔炉，
炼出了
二十九座昆仑峰！

二十九座昆仑峰，
撑起一片新苍穹，
红日正当空；
祖国是座大钢厂，
猛加炉温靠东风，
风急火更熊；
炼，炼，炼，
炼得山河万年红！

上 岗

马 诚

战歌在大街上回荡，
红旗在春风中飘扬。
革命委员会就是好呵，
我紧握钢枪去上岗。

情似烈火烧得旺，
我的岗位就在革委会门旁。
身后，大厦巍峨，青松苍翠，
眼前，红日东升，万道霞光。

五·一六《通知》的光辉，曾把这里映红；
一月革命风暴的呼啸，曾在这里回响；
革命大联合的红旗，曾在这里飞舞；
团结胜利的凯歌，曾在这里传扬。

多少个白天哟，我看见——
革委会，满腔热情接待群众来访。
多少个深夜哟，我看见——
委员们，攻读马列身影映明窗。

我们的革委会兵精将强，
都有冲锋不止的火热心肠，
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向前走，
三结合的革委会呀，红色江山的铁柱钢梁！

我持枪站在革委会门旁，
就是为无产阶级专政放哨站岗。
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战士永远坚守在这光荣的岗位上。



放歌出征台

——写在厂革委成立大会上

刘 滨

风卷红旗好气派，
锣鼓声搅翻一座海！
欢庆胜利的主席台，
如钉似铆耸石阶。
台从何时搭？
胜利何处来？
石台阶上有记载——

不能忘，“五十多天”黑云压，
刘少奇居心好毒歹，
毛主席给咱撑腰杆，
红太阳光辉照心怀，

带火的传单从这儿撒，
铁队伍从这儿往“前线”开，
这里就是造反台。

不能忘，批判死不悔改的走资派，
资产阶级被押上台！
台下怒火高千丈，
反动路线火中埋；
“投枪”万杆追顽敌，
“匕首”犀利剖鬼胎，
这里就是斗争台。

不能忘，革命路上挽战友，
抛开“我”字心相挨；
齿轮丝杆紧紧扣，
才能把进攻的车刀带；
攥拢五指握铁拳，
敢撼征途万重岩，
这里就是联合台。

不能忘呵！峥嵘岁月稠，
鏖战情景历历在……
酣战声中谈胜利，
更要放眼看未来；

一条新的起跑线，
深深刻在石台阶，
这里就是出征台！



我为革命委员会站岗

董嘉通

多象当年攻下一座新城堡，
胜利的喜悦挂脸上！
正一正军帽整一整装，
战士挎枪去上岗！

岗位在哪里？
革命委员会大门旁！
战士迎着朝阳阔步走呵，
蹦跳的心，早在岗位上！

人民的嘱托刻心间，
阶级的重任担肩上，
为迎来这夺权斗争的新胜利，
战斗的岁月怎能忘！

不能忘，五十天黑云压顶来，
不能忘，是毛主席率领咱打胜仗！
资产阶级司令部虽然人翻马又仰，
斗争远远没结束，还在作较量！

三尺哨位是阵地，
战士是阶级的刀和枪！
我站在革命委员会大门旁，
一颗红心永远贴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



三 访 革 委 会

徐 康

初访公社革委会，
耳畔口号如炸雷，
老、中、青，人三辈，
正在主持批斗会。
主任是当年的“老土改”，
刀刃不卷锋更锐；
副主任，“新毛头”，
“嫩姜”却有“老姜”味。
台上挥手台下应，
吓得阶级敌人打倒退，
冲杀声中望台上——
好一座战斗的堡垒！

二访革委会，

满屋人声沸，
“开门整风”请来了——
民兵、贫协、妇代会。
主任要大家“放大炮”，
委员要大伙“用重锤”，
副主任说他是“新钢坯”，
正好需要“把火淬”。
和风细雨正及时，
浇得春花开心扉……
革委会和群众心连心，
朝气蓬勃色不褪！

三访革委会，
“一班人”下到了生产队，
带领群众修水库，
日夜奋战不觉累；
“班长”负伤不下火线，
“二把手”接任总指挥，
抬石头，群众代表是铁肩膀，
挑泥土，民兵代表是飞毛腿……
社员齐夸革委会呀，
在党的领导下，闪着新光辉！
红色政权硬是好呵，
嵌在我们心坎内！



赞 军 代 表

——革命造反派战士的一页日记

杨 星 火

—

雄鹰爱的是东风千里，
鲜花爱的是春光万道，
我们革命造反派战士，
热爱支左的军代表！

想起我们的军代表啊，
心情激动似大海波涛，
在那风雷激荡的革命年代，
军代表象雄鹰展翅冲云霄！

二

风展红旗呼啦啦飘，
毛主席写出《炮打司令部》大字报，
关心国家大事保江山，
掀起文化革命红色风暴！

咱工人最听毛主席的话，
大字报卷起万丈狂飙！
重炮猛轰走资派，
怒火熊熊漫天烧！

反动路线张牙舞爪，
召开黑会把我围剿，
白色恐怖吓不倒造反派，
胸怀红太阳斗志高。

长征路上新一代，
踏着红军脚印反围剿，
振臂高呼“造反有理”，
群山回响四海咆哮。

毛主席发出伟大号召，

解放军支左进厂来了，
身着绿军装春光闪耀，
支持咱造反派战魔妖。

我一头扑进军代表的怀，
热泪扑簌簌往下掉，
走资派围剿我没流过泪，
看见亲人我泪滔滔……

军代表呵军代表，
一颗红星头上照，
十七年前解放我爹妈，
为人民立新功在今朝。

三

日出东方满天霞，
我去找军代表谈谈知心话，
寻遍厂区高屋大厦，
寻不见军代表在哪安家！

心急如火回家来，
妈妈仰面笑哈哈，
“走资派腾出高级楼房，

军代表扛起背包到咱工人家！

“车间是他的办公室，
工人宿舍把根扎，
请咱老师傅忆苦思甜，
继续革命青春焕发。

“上班跟咱同劳动，
抓革命促生产开红花，
下班同学毛主席指示，
大批判战场并肩冲杀！”

望着床上的绿背包，
心中涌起朵朵浪花，
革命征途风风雨雨，
绿背包进进出出工人家。

那一年冬夜北风飒飒，
绿背包出现在屋檐下，
资本家给他腾出洋楼，
他扛起背包到咱们家。

工农的子弟兵抗腐蚀，
背包翠绿心红似花，

高擎革命旗帜进厂来，
工人翻身管天下！

在那大跃进的火红岁月，
解放军支援咱炼铁翻砂，
绿背包摆在土高炉旁，
炉火通红汗雨滴嗒。

军民合炼争气钢，
锻造社会主义钢铁大厦，
大干、苦干、拚命干，
南泥湾精神开新花！

当那西北利亚寒流滚滚，
虎啸熊吼黑云压，
解放军扛起背包进厂来，
大办民兵雄姿英发！

七亿人民大练兵，
天不怕来地不怕，
枪炮怒目喷火焰，
石头愤起空中炸！

文化革命叱咤风云，

军代表劈风斩浪到咱家，
绿背包褪色心更红，
万水千山昂首跨！

军代表呵军代表，
千锤百炼风吹雨打，
无产阶级专政的哨兵，
保卫新中国红色天下！

军代表呵军代表，
在咱心中落户安家，
军民团结如一人，
誓把顽固的走资派拉下马！

四

大雁乘长风比翼飞，
军代表挽起我和妈，
投进夺权大军滚滚洪流，
战鼓咚咚红旗如画……

重返工棚

童嘉通

回工棚

又见排排蓆工棚，
军代表心里春潮涌！
他阔别八年想八年，
岁月越长情越重！
情长只因心贴拢，
恨不能一把搂住众弟兄！

好弟兄呵，好战友，
多少回梦中喜相逢：
工棚里同读马列书，
工棚里同唱《东方红》；
工棚里同辨真和伪呵，
工棚里军民情意浓……

革命铸紧军民的心，
心如山花相映红！
岁月隔不断革命情，
音容笑貌在心中！
大步走，甩夜风，
点点灯火迎他进工棚。

见他回家来，
满屋笑脸漾春风！
大手紧握一个劲地甩呀，
战友情深泰山重！
各路乡音一声“军代表”，
暖得他热泪往外涌……

众战友，情激动，
紧紧拉住他一双手，
声声如洪钟：
“你和咱工人心贴心，
同顶烈日战盛夏，
同披风雪送严冬……”

“却有人说你支左是错误，
流言蜚语传耳中。
无事生非为个啥？”

阴沟里刮起的翻案风！
妄想否定文化大革命，
那才是白日作大梦！”……

革命造反派，
胜似当年勇！
一声引来千声起，
工棚处处春雷动：
“‘三支两军’就是好，
毛主席的战士立新功！”

字字渗透阶级情呵，
句句如火暖烘烘！
重返工棚学人民，
铮铮誓言刻心胸：
永作一滴水，
溶在群众大海中！

工棚认战友

春风呵，请你托着他快快走，
军营呵，莫怪他匆匆就分手，
毛主席命令他进阵地，
支持亲人夺权新战斗！

八十里山路不歇腿，
三餐没食他雄赳赳！
腿生风，脚踩电，
心早飞到车站大门口。

呵，到门口，衣衫全湿透，
擦亮眼，放下背包辨气候：
一边矮工棚，一边矗高楼，
高楼人稀稀，工棚人声稠……

高楼里走来个矮胖胖，
脸上装笑心里冷飕飕：
“嗨，军代表，让你久等候，
行李我来提，请你快上楼……”

“这里的斗争复杂得很呀，
有人矛头乱指耍阴谋……
军代表呵，要警惕，
你的办公室，设在庭院后。”

“呵，他是哪家兵马哪家人，
说话气味不对头！”
他阵线分明不上楼，
直奔工棚找战友！

找战友，迎面伸来双双手，
问声好，战友热泪唰唰流！
工棚里，军民高举造反旗，
迎接夺权新战斗……

工棚夜话

锣一阵，鼓一阵，
各敲各点乱纷纷！
一个脖子粗，
一个青筋梗，
死活不肯坐上一条凳。
军代表上前扶战友：
老何、二春，
论年纪——
咱们都是同辈人！
你司炉，我当兵，
老何开车握刹柄，
岗位不同为革命……

深情的话语动肺腑，
句句犹如清泉喷：

地主水牢里有咱父兄的血！

万人坑里有咱先辈的坟！
本是同根生，
应作同道人！
为何要分藤？
分藤有利谁？
掂一掂呵，称一称！

月在乌云里钻呵，
话似春风拨云层：

苦水里面泡大的苗，
要分清阶级的爱和恨，
为什么被人利用被人搨？
苦水里面泡大的苗，
应识革命的风和雨，
为什么陷入泥潭不自省？

乌云里飞出月一轮，
工棚里三人共条凳。

单纱难成线，
棵树不成林，
扞心想呵，扞心问：
司炉、司机不合作，

怎能使列车朝前奔？
解开胸襟抚伤疤，
卷起裤腿看刀痕，
阶级斗争的“课本”要经常读呵，
擦去心中迷雾眼中尘……

月挂中天话音断，
悲痛的泪珠脸上滚！
三双大手紧紧握：
——革命要团结！
——团结为斗争！
——咱们永做革命人！

呵，联合起来举战旗，
三人拉手走出工棚门。
军代表多象桥一架，
挽紧战友上征程！

雨 夜 巡 道

电闪闪，风呼呼，
银河倾，雨如注！
远处游来点点红，
谁人冒雨走夜路？

呵，号志灯璀璨似明珠，
巡道人，不顾风雨湿衣裤！
“一班人”阔步雨中走，
好一幅继续革命出征图！

革命途中有风更有雾，
历史长河怎少恶浪扑！
看他们，步调一致，
风雨中，团结胜利识征途！



支 农 曲

陈 禄 明

初 进

战士急行军，
黄昏进山村，
进村好比鸟进林，
进村就象进家门。

进家门，望乡亲，
贫下中农喜相迎，
谈起文化大革命，
浑身劲倍增。

小屋充满火药味，
话语落地响铮铮：

刘贼阴谋搞复辟，
桩桩罪行要算清！

阶级敌人暗捣鬼，
党内也有代理人。
共同写张大字报，
标题就是《挖修根》。

新的大厦要建立，
旧的垃圾要扫清。
攻读马列心里亮，
前进才有指路灯。

堆堆炉火暖呵，
红心紧紧贴红心，
谈起斗争没个完，
灯火朝霞相辉映。

迎着朝阳下地去，
挥动银锄闹春耕，
抓革命，促生产，
又是一次大进军！

除 草

支农点上庄稼好，
军民一同除杂草，
迎着春光挥银锄，
田间顿时卷春潮。

搁下背包就下地，
同挥银锄把草薅，
边劳动，边摆谈，
深情如水涌波涛。

文化大革命起狂飙，
横扫害虫和毒草，
拔掉毒根壮青苗，
万众齐走金光道。

今年地里草除尽，
明年还会长毒草，
不忘年年勤铲除，
红根才能扎得牢。

细心除草尽情谈，

忘了擦汗和歇稍，
风吹麦苗拔节长，
眼望麦苗劲更高。

支农点上同劳动，
灿烂阳光心头照，
学习人民革命志，
耳边常响进军号！

再 战

拉练重返支农点，
夜里挑灯迎激战，
演习追歼枪未冷，
批判林彪又攻坚。

当年在这小屋里，
声讨刘贼反动路线，
“三自一包”、“四大自由”，
黑论点一一被戳穿。

战斗一年接一年，
如今又摧毁林彪贼船，
路线斗争在继续，

战士决不能下马鞍！

连续作战摆战场，
贫农大伯到门前，
手指村头“收租院”，
怒挥烟袋开了言：

林彪一伙想复辟，
咱要紧绷斗争弦，
阶级不灭斗不止，
一生永作战斗员！

大伯银发灯照红，
战士与他同作战，
肩并肩，打黑靶，
小屋内外腾烈焰。

学理论，大批判，
军民同走一条线；
雄鸡高唱伴军号，
战斗夜晚连白天。

水 磨 歌

陈 犀

彝家含泪送大军，
手拉着手儿出寨门，
全村彝胞来相送，
为什么，走到村头脚步停？

胜利时，想往事，
桩桩件件记在心；
正是文化大革命风云卷，
解放军，三支两军进彝村。

碉堡前，搭起斗争台，
翻身奴隶是主力军，
狠批刘少奇变天梦，
深挖奴隶主黑毒根。

村头办起展览馆，
皮鞭、木靴、干脚筋；
泪水怎洗奴隶血，
反复辟倒退靠斗争！

馆里有一盘手推磨，
曾记载，大小凉山奴隶恨：
磨盘上，磨把上，
斑斑点点浸血痕。

手推磨，青石大磨盘，
象一座大山压在身；
手推磨，楠竹磨把子，
象一把尖刀刺在心。

手推磨啊，手推磨，
传来奴隶哭诉声：
娃子推磨腰背折，
老板心黑鬼欺人！

大小凉山的手推磨，
奴隶们，一代一代推不停；
手推磨啊，手推磨，
奴隶制罪恶，血淋淋！……

文化大革命春风暖人心，
翻身奴隶要革命；
大军进村来支左，
修水磨，彝家感党恩。

手推磨儿换水磨，
难忘大军阶级情；
水是彝家欢喜泪，
磨是大军爱民心；

大军上山砍红松，
精雕细削作磨心；
大军采掘花岗石，
凿一扇磨盘扛回村；

大军深涧涉冰水，
引来山泉推磨轮；
大军亲手开水闸，
水推磨盘转不停。

水磨，水磨，唱欢歌，
军民同抒革命情；
凉山修起水推磨，
批臭反动的“天命论”。

历史岂能开倒车，
大小凉山在飞荡；
八百里，急浪滚，
奴隶们，推动历史又前进！





横 空 出 世

——赞 革 命 样 板 戏

张 阳

迎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疾风暴雨，
穿过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闪电霹雳，
革命样板戏横空出世，怒扫妖氛浊雾，
文艺舞台上峻峰高矗，迎来灿烂晨曦。

李玉和，浑身是胆，雄赳赳光照环宇。
杨子荣，胸有朝阳，捣敌巢披荆斩棘。
江水英，崇高风格，教龙江倾洒春雨……
工农兵英雄形象，叱咤风云，巍然屹立。

革命样板戏，似棵棵栋梁松枝干参天；
革命样板戏，似株株英雄树花开万里。
毛泽东思想象雨露滋润着你的每条根须；
毛泽东思想象阳光抚育着你的每片新绿……

革命样板戏——文艺革命的火红大旗，
革命样板戏——阶级斗争的锋利武器。
大旗呵，漫卷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前哨阵地，
武器呵，对准帝修反不停进攻，英勇出击！

在祖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舞台上，
当今正在演出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活剧！
多少勇士打虎上山，多少后辈红灯高举，
亿万人民学英雄，开创一个崭新的世纪！



工宣队办公室

涂一程

门牌上刻着一行字：

“工宣队办公室”。

一笔一划火光迸射，

一横一竖庄严犀利。

刻着时代的风暴雷霆，

刻着阶级的坚决意志。

它高高地挂在校园内，

象一面火红的战旗。

别看这办公室太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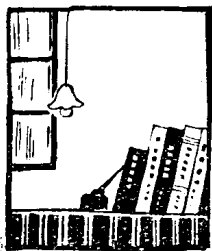
它进驻了一个阶级。

虽说是绿树红花映门窗，

它却是斗争的前哨阵地。

谁说这是不能逾越的天堑？
谁说这是工人不可擅入的“禁区”？
工人阶级开进了大学校门，
要永远占领这上层建筑领域！

站在这历史的最新峭位上，
肩挑满天惊雷急雨！
看咱办公室的门牌呵，
牢牢地铆在这火红的世纪！



春 满 校 园

黄新渠

一个个佩带红花的工农兵学员，
象一只只远方飞来的春燕，
越过北国的群山、江南的水乡，
飞到阳光灿烂的大学校园。

来自拉萨河畔的农奴女儿，
身上还散发着青稞的香甜；
来自边防前哨的战士，
军装上还留下战斗的硝烟！

来自沸腾车间的工人后代，
眼里还闪烁着钢花的火焰；
来自内蒙草原的军垦战士，
塞外的风霜还沾满双肩。

送行的锣鼓还在耳边回荡，
迎新的红旗又在眼前招展；
人人心里翻滚幸福的激流，
个个脸上绽开欢乐的花瓣。

送行的锣鼓敲响了时代的鼓点，
迎新的红旗扬起了挺进的征帆！
朴素的背包里裹着钢铁的信念：
誓将上、管、改的重担挑在双肩！

一个个雄姿英发的工农兵学员，
象一只只远方飞来的春燕，
带着教育革命的喜讯，
迎来了万紫千红的春天……



果各上大学

吴琪拉达

果各上大学，
寨子里充满了欢乐。
全寨人都来了，
唱起送行的歌。

阿姆泪珠流，
一件血衣拿在手：
“从前当奴隶的时候，
不知道什么是‘读书’；
‘读书’的权利哟，
属于奴隶主所有！
翻身奴隶上大学，
要牢记阿达的血泪仇，
被打倒的奴隶主还想复辟，

阶级斗争要刻在心头！”

支书捧着毛主席著作，
一串热泪滴在手：
“翻身奴隶上大学，
迎着阳光朝前走，
革命本色永不丢，
毛主席的教导要记在心头！”

果各哟，吹起激昂的口弦，
千句话，化为歌一首。
好象淙淙山泉水，
日夜不停长奔流，
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凉山，
跟党走，永和乡亲同战斗！

笔 和 枪

——寄 战 友

郭 久 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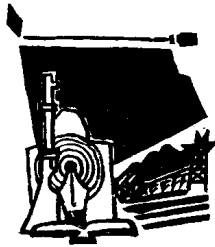
提起我手中的笔，
想起你肩上的枪，
昔日那火热的战斗生活，
似乌苏里江水滚过胸膛。

当年，我们的枪刺闪着银光，
把祖国边疆织成铁壁铜墙；
当年，我们巡逻在珍宝岛上，
满腔热血烧化了北来的寒霜。

今天我来到社会主义大学，
战斗豪情依然在胸中激荡；

排排课桌就是烽火的前沿，
手中的笔就是战斗的刀枪！

嘉陵江的碧波呵乌苏里江的浪，
革命课堂连着钢铁边防；
虽然相隔万里，却在并肩战斗，
战斗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阵地上。



长征路上的五·七干校

任耀庭

在红军路过的雪山，
我们的五·七干校在山间座落，
冰峰围成高高的银墙，
盆地千亩平坦而肥沃。

开荒、播种、送肥、收割，
我们多爱这里沸腾的生活。
老红军校长，汗水浸透的帽沿凝着泥沙，
仍象战斗在火红的战争年月。

他带领我们抡镢开荒，
雪山下飞扬起南泥湾的战歌；
他带领我们挑担送肥，
一支新的红军在长征路上走着。

望着他那磨厚老茧的双手，
看见一个金色的前景在他胸中闪烁；
他深情地倾谈继续革命的体会，
有如听到他战斗青春急跳的脉搏。

我们的五·七干校建在长征路上，
这崭新的含义多么深刻——
半途止步，不配在长征路上开荒播种，
勇往直前，才配挥镰唱起丰收之歌。

看，干校一盏盏夜读的灯光，
辉映着我们胸中战争年代的烽火，
运粮的车队奔驰在长征路上，
象我们跨马前进永不歇脚！



夜校灯火

梁上泉

九十九座山坡，
坡上人如穿梭；
九十九座彝寨，
寨上亮着灯火。

灯火闪烁的夜校，
社员越来越多，
银露打湿双脚，
胸中格外暖和。

阿达领着儿女，
媳妇扶着阿婆，
一路撒下欢笑，
惊得宿鸟扑窝。

有的是来上学，
有的是来讲课。
整个大小凉山，
就象一个书桌！
桌上一部历史，
是血汗汇成的长河，
改天换地的奴隶，
把千秋功罪评说。

桌上一叠宝书，
日夜光芒四射，
驱散了千年黑暗，
照亮彝家的心窝。

奴隶社会的枷锁，
虽然早已冲破，
攀登理论山峰，
思想要大飞大跃。

跃上高处一望，
灯火灿如花朵，
社会主义前程，
多么壮丽广阔……

青年点的日历

曹也平

我们青年点的日历，
永远翻在“12·22”这一天，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
永远回响在我们耳边。

毛主席指引的这条道路，
越走越有作为，越走胸怀越宽，
看我们真正的日历呵，
是高挂在这方圆十里的山水间！

山上新开的大寨梯田，
我们一天垒一圈石头楞坎，
数一数石楞坎有多少圈，
就晓得我们来了多少天。

山下新造的大寨梯田，
稻花一年开两遍，
问稻谷有几次收进了仓，
就算得出我们在这里有了几年。

那吊在村头的铁钟，
它知道我们有多少劳动的白天，
那挂在墙头的马灯，
它知道我们有多 读书的夜晚。

我们来到这山村安家，
就是向一切旧的传统观念宣战，
革命的前途就是我们的前途，
战斗历程记载着我们的月月年年。

我们青年点的日历，
永远翻在“12·22”这一天，
看我们真正的日历呵，
是高挂在祖国的千山万水间！

回大巴山

陈官燧

一

彩霞满天歌满天，
红卫兵又回大巴山！

一路走来一路望，
心中翻滚着巴河浪……

是不是喜泪迷了眼睛，
这山水面熟又面生。

明明是高坡陡石岩，
怎会有清泉上山来！

当年是白云半山绕，

麦苗儿赶走了乱茅草！

麦穗儿点头笑微微，
仿佛也认得我是谁！

喊一声亲人我扑进怀，
千言万语心上来……

二

文化大革命激浪翻，
红卫兵串连走巴山！

红袖章好似朝霞美，
乡亲们喜迎红小鬼。

革命造反作宣传，
多象当年儿童团。

与贫下中农同战斗，
肩并肩一起扫“四旧”。

挖出地主变天账，
好一记警钟响心上！

晒坝里高搭斗争台，
团团怒火喷出怀！

乡亲们教我爱和恨，
离别了山村想山村……

三

山村呵几年不相见，
大革命促得天地换！

学大寨，心红山更美，
云海里引来新渠水。

革命的道路继续闯，
战斗的巴山天地广。

插队落户呵我又来，
把青春交给党安排！

要学这巴山不老松，
一辈子迎雨又迎风。

革命的征途万千里，

心和工农贴一起。

当过毛主席的红卫兵，
永远是群众的小学生……



拉 牵

德 成

双脚踩得浪花溅，
号子声声飘江面。
坐船的——橡胶树苗，
拉船的——知识青年；
澜沧江上拉来了
一座橡胶园。

当年是巴山蜀水红卫兵，
今日拉牵在澜沧江畔。
记得刚到边疆那一天，
同志们迎接来江边，
坐船的——今天的拉牵人，
拉船的——农场的老队员。
正是坐的这只船，

正是拉的这根辮。

接过船和辮，
运苗新开橡胶园。
为了千里边疆成胶林，
辮绳紧绷如弓弦。

大浪扑来辮不松，
风卷黄沙不眨眼；
烈日烤红了心，
重担炼硬了肩。
扎根边疆的新一代呀，
迎风斗浪如飞燕。
革命航船需要多少拉辮人？
祖国呵，时刻听从你召唤！



红卫兵的挎包

徐 智

多么惹人喜爱的绿色挎包，
绿得象井冈山的新松，南泥湾的幼苗，
挎包上，“红卫兵”三个大字，
象一抹朝霞在春风里燃烧。

这挎包，沐浴过天安门的灿烂阳光，
这挎包，装过《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
如今，知识青年把它带到农村，
毛主席的话音还时刻在耳边回绕。

上山，用它装治山治水的蓝图，
下地，用它装田间朗读书报，
开会，用它装声讨林贼的檄文，
深更半夜呵，又用它给大娘捎去药包。

红日的灿烂光辉，
使“红卫兵”三个字更光华闪耀；
小小的挎包穿过战斗的风云，
伴长征路上的新人，战斗在反修防修的前哨！



画

冉启胜

挥画笔，蘸新彩，
公社女画家激情如浪翻；
红太阳光辉照画卷，
千言万语涌笔端……

十年前，眼生病，
进城到了大医院，
一个“权威”大夫翻开洋书本，
说什么眼病治好难上难。

一句话把她推出医院门，
不多久，浓雾罩住她双眼；
五八年“跃”出的新画家，
从此离开笔和砚。

那时候，多么想念毛主席啊，
那时候，多少回梦里铺彩笺，
真想画一幅天安门啊，
可就是心里能见眼难见！

文化革命换新天，
赤脚医生来田间，
一根银针拨雾障，
蓦然间，无边春色扑进眼……

女画家重新挥彩笔，
热泪落进调色盘：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啊，
是我们贫下中农的生命线！

“永远要握紧红画笔，
描绘公社新容颜；
谁敢污蔑文化大革命，
挥动画笔杀上前！”



风 雷 渡 口

杨世运 谭 楷

霞光万道照江流，
碧波浩荡送飞舟；
乘船人：年纪轻轻的女书记，
荡桨人：银须飘飘的老舵手。

两岸风光无限美，
女支书，豪情满怀站船头；
江风阵阵扑面来，
老舵手，心潮随着浪涛流——

文化革命风雷激，
江两岸，多少战旗风中抖，
老船工，双桨劈碎千重浪，
日夜战斗在摆渡口。

那一日，夜半后，
雷鸣电闪风怒吼，
岸上闯来一姑娘，
一把拉住船工手……

叫一声：“好大伯，
快快送我过渡口！
千斤重任在我肩，
时间紧迫不容留！”

“姑娘你叫什么名，
如何不怕山路陡？
水急浪高夜色浓，
急匆匆来闯风浪口？”

“我名叫：毛主席的红卫兵，
串连点火四方走。
毛主席发出新指示，
我要赶送到前头！……”

“好孩子！快上船，
哪怕风急浪涛吼，
就是送你到天边，
大伯的双桨不停留！”……

船儿飞渡到对岸，
姑娘紧握大伯手：
“大伯呀，纵然我走遍千万里，
永不忘这摆渡口！”

抚着姑娘的红袖章，
大伯深情细叮嘱：
“孩子呀，盼你紧紧跟着党，
风吹浪打不回头！”

送去夏，迎来秋，
大伯心随姑娘脚步走；
走过多少山和水，
走过多少风浪口……

天安门前旗如海，
红卫兵战士喜泪流；
姑娘见到毛主席，
握过他那温暖的手。

刘少奇，垮了台，
胜利的凯歌遍神州；
姑娘精神更抖擞，
继续投入了新战斗……

岸柳新绿春雨后，
姑娘重来摆渡口，
广阔天地炼红心，
手里又添把大锄头。

从此后，好姑娘，
多少回来往摆渡口——
白天荷锄江边过，
夜晚背枪月下走……

从此后，这渡口，
多少夜明灯映北斗——
姑娘在灯下填写入党志愿书，
接过革命重担挑肩头。

披朝霞，驾长风，
今日船向何处游？
——狠批林贼开大会，
穿过风浪向前走！

试看未来的征途上，
还有多少风浪口？
一轮红日照前程，
万里东风送飞舟……



接 班

王 长 富

浓黑的眉明亮的眼，
一双大手似铁钳。
多大年纪？
——二十三，
党支部的新书记，
一副重担挑在肩。

怀揣一本新党章，
炉旁学，锤边念，
响当当一句口头禅：
接班接路线！
敢和钢铁打交道，
炼出一颗钢铁胆。
带领大伙学大庆，

工作服拧得出一瓢汗。

有人说：新官上任三把火，
他回答：革命人，
就是要有火一团。
不过不是烧三把，
胸中这团革命火呀，
要燃到——
共产主义红满天！



工 人 委 员

姜 华 令

大风在呼号，
吹得大树弯了腰；
年轻的工人委员小高，
站在电杆上不动不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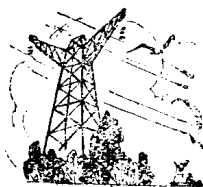
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
岂怕狂风耳边啸；
他用查线机，
向条条电话线问好。

毛主席给了他“千里眼”，
能看清革命大目标；
毛主席给了他“顺风耳”，
五洲风雷听得到。

报社的记者老赵，
到处把小高寻找。
他来到电杆下，
仰头准备拍照。

小高脸红得象攀枝花，
向下把手摇：
“记者同志，不要照，
……………不要照！”

镜头还没有对好，
工人委员就下杆了。
一只雄鹰飞来，
正好掠过电杆梢。



回 乡 曲

赵尔康

迎朝阳，披霞光，
露珠挂在辫梢上；
肋生翅膀驾彩云，
大学毕业回山乡。

采药闯过青松岭，
治病常走的红花岗，
岗上的红花岭上的松，
喜见亲人细端详：

手上茧疤没减少，
身上还有泥土香；
赤脚医生依然是——
麦草帽子小药箱。

进了村，没落屋，
串串脚印绕山庄；
有无疫情先查问，
挨家挨户再探访。

支书迎出大寨田，
一连迭声直夸奖；
哈，没来报到分工作，
已经扎在岗位上！



司令员的镢头

童嘉邈

南征北战四十载，
镢头随身带。
三五九旅的老战士呵，
为什么，为什么，
总爱把镢头、钢枪搁一块，
心里才自在？

当年敌人搞“封锁”，
锁不住陕北山花斗雪开。
挥镢种棉种小米，
心中播下恨和爱！
泥土育出革命种，
镢头刨出胜利来……

今天你两鬓凝霜雪，

本色不改志不衰！
大楼、田坎都是办公室，
劳动你总是站头排。
一天不摸锄头柄呵，
心都缺半块……

苗离泥土要枯死，
人图安闲要变坏！
劳动不是为好看呵，
你心中高搭防修台！
茧疤大手握钢枪，
征途万里脚不歪！

南泥湾歌儿天天唱，
南泥湾精神胸中揣！
南泥湾锄头不离手，
葵花永远向阳开！
铁头和钢枪一样重呵，
教育咱子孙千百代！

部 长 说 书

杨 永 年

部长进村来了，
急匆匆，青布鞋帮尽黄土。
“星期天他来干啥事？”
“啥事，部长今天来说书！”

春风吹绿千株柳，
男女老少涌出屋。
围着部长坐下来，
晒场满坝无空处。

故事说到龙江村，
噢，真象我们去年修水库。
咱队上也有个水英姐，
看，这会她边听故事边修锄。

忽然会场一阵笑，
都说常富象二叔。
急得他脸红脖粗直声明：
“那是以前，现在有进步！”

故事会好象一蓬火，
烤得人心热呼呼。
移山的劲头肩上聚，
龙江的清泉心头注。



老 支 书

张 丕 利

停立苍翠山巅，
头顶红云一片，
新天新地嵌新景，
挥手绘一幅美图案：

上河湾，
筑一道拦河坝，
下河湾，
修一座水电站。

党支部的决议，
象春雷滚遍山湾：
“下河！上山！
去向大自然开战！”

铁锤叮当响，
炮声震云天，
号子声声吼，
河水被斩断。

“呵，
老支书，
你心里的发电站，
究竟能发多少电？”

“文化大革命洪流涌，
滚滚长流永不断，
咱心里的发电站呀，
要多少电有多少电！”



浪尖上过党日

邓 绪 东

头上，一轮朝阳，
脚下，满江波浪，
甲板上面过党日，
新党员捧起新党章。

看年纪，十八九，
文化大革命的小闯将，
朝气蓬勃新血液，
话里都带三分钢：

“不当顺水漂流的草，
要作劈波斩涛的桨”；
“不学淤沉河底的泥，
要赶激流勇进的浪”……

话未完，狂风卷，
掀起浪涛三千丈，
劈头盖脑压过来，
天倾地旋艇猛晃。

头一个党日浪尖上过，
好哇！正好借大江练胆量。
身披水花头高昂，
奔大海，滚滚后浪推前浪。



女飞行员的批判稿

邓绪东 赵长天

一手握铁笔，一手攥锁链，
女飞行员满腔怒火批谰言。
是文化大革命给咱插上金翅膀，
昔日的女奴隶当上了飞行员！

笔底走惊雷，字字喷火焰，
批判稿未完忽听号令传——
绿色信号弹腾空起，
战士呵，停笔驾机上蓝天！

战鹰当笔云铺纸，
批判稿续写白云间，
拉烟拉出了大标题：
妇女能顶半边天！

飞雪迎春

陈 厚

黄茅埂上，
漫天飞雪。
大小凉山，
寒风凛冽。
雪裹大树，
冰铺路，
山险路滑，
坡陡削！
车在雪里行军，
木呷心喜悦。
看窗外，
风雪里，
满眼春色：
金沙江畔，

芭蕉叶绿，
秀麦青翠；
开山劈岭，
垒石造田，
沤粪积肥；
悬崖绝壁，
标语横空，
战旗猎猎；
翻身奴隶，
学大寨，
搅风捣雪，
心比火热！
奴隶社会脱胎来，
凉山在飞跃！
想到此，
情更迫，
脚下使劲，
猛踩油门，
车似箭射！……

想起十几年前，
也是此时刻，
奴隶主统治，
还未消灭，

黄茅埂上，
斑斑血迹，
染红漫天雪。
小木呷，
十一二岁，
逃出黑牢狱，
赤脚踩冰雪！
只因心里有团火，
斗风雪，无惧色！
要报仇，要翻身，
去找民改工作队；
迎着风雪向前冲，
心中早已是
春雨报捷。

几年前，
也是此时刻，
黄茅埂上，
漫天飞雪，
喜看大小凉山，
银装素裹，
春浓烈。
文化大革命，
荡涤污泥浊水，

波澜壮阔；
一月革命风暴，
夺权斗争，
风猛火烈；
抓革命，促生产，
大小凉山，
战歌激越！
小木呷，
二十一，
风雪扑面，
权当春雨润色。
开车为什么？
答案犹如
刀砍斧刻：
文化大革命，
非常及时，
完全必要；
为革命开车，
反对倒退复辟，
要实行“两个决裂”；
永向前，
这才是无产者
革命本色！
想到此，

小木呷，
猛踩一脚，
车在大风雪里，
为革命，
涂抹春色！

车过黄茅埂，
去村村寨寨，
加大油门追日月，
送电站器材，
送铁牛化肥；
八百里凉山，
大办农业；
喜晴日，
风光无限好，
奴隶史诗添新页！
革命在前进，
凉山在飞跃，
革命路线
是方向盘，
木呷开车，
何惧风雪烈！
飞雪迎春，
春在手中捏！……



油 泉 畅 喷

胡 笳

猛合上，
两本生产日记簿，
霞光已在窗前舞。
彻夜未眠的老主任，
心潮正起伏。
放眼眺望炼油塔，
一夜间，油泉畅喷又几炉？

炼厂革委会，

刚好成立一季度。
揭矛盾，订措施，
为夺高产探新路，
昨夜召开干部会，
谁料到，
吵得天翻又地覆。

各执己见不让步，
锣对锣来鼓对鼓；
一个是多年的老主任，
一个是年轻的新干部。
原因就在老主任，
发言里，
一股情绪暗流露……

说什么：“要创新纪录，
制度全部要恢复。
如今工人不好管，
干部好似小媳妇。
冒出一张大字报，
意见多几条，
炼油就要少几炉！……”

会完斗争没结束，

主任家走来党支书，
对着老战友，
进门就是炮连珠。
深情最是临别时，
递上两本生产日记簿，
要请主任细细读！

一本生产日记簿——
十年前的旧记录。
老主任亲手画的表，
老主任亲手填的数。
条条框框设关卡，
没卡住，
炉子月月闹事故！

一本生产日记簿——
红色大字面上书：
“抓革命，促生产！”
造反队红旗飘在落款处。
一月夺权的顶梁柱，
正好是，
车间今天的新干部！

经济主义妖风，

走资派的反扑，
堵不住咱炼油炉，
油如喷泉吐。
上一个生产班，
跃一个新高度，
日记簿，大庆凯歌天天谱！

悬赏攻难关，
奖金当激素，
没能制服的炼油炉，
为什么，这时候，
油浪成了笼中虎。
乖乖听从人摆布，
日记簿，留下幅幅跃进图！

日记簿啊细细读，
警钟长鸣震肺腑：
“干部重新任职务，
可不是为了恢复旧制度。
认不清文化革命必要性，
看不见路线斗争在继续，
咱就会脚穿新鞋走老路！”

一张大字报，

车间墙上张贴出。
朵朵红云对它笑，
道道油泉向它舞。
主任说：这是我的决心书。
工人说：这是一道进军鼓。
标题是：坚决支持新干部！

至于两本日记簿，
主任到此未交出。
一本是：错误路线的控诉书。
一本是：文化革命的风火录。
他要留到今晚上，
重开炼厂革委会，
新老干部共翻读……。



风 帆

熊 远 柱

群山如浪卷，
钻机多象一只船。
松树上，挂块大木板，
勘探队员的“土专栏”，
高高站在群山顶呵，
紧紧挨在钻机边。

忆当初，走资派煽起停产风，
说什么“干革命，要下山……”。
钻工个个挺身站，
一手挥铁笔，一手握钻杆，
抓革命，促生产，
咱们顶起这块天！

就地闹革命的决心书，

贴上专栏红光闪，
讨伐反动路线的批判稿，
冒着硝烟闪着电！
土专栏上卷风云，
战士心中激浪翻。
呵，天南海北驾钻机，
驶过煤海、大油田……
文化革命狂飙起，
推动生产更向前！
“土专栏”，立高山，
乘风破浪的一面帆！



矿 山 壮 志

徐 国 志

矿 山 标 语

在矿山一堵石壁上，刻着一幅巨大的标语：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崖顶，红旗迎风飞舞，
崖脚，轮飞笛吼煤车撒欢。
沸腾的矿山有一幅巨大的标语，
破雾穿云刻在峭壁上面。

奔放粗壮的笔锋，
象风镐急进、钻杆飞旋；
赤红烁亮的颜色，
象是燃烧的煤块镶嵌。

标语下，挺进着大干的队伍，
标语里，震响着矿工的誓言。
呵，石壁上的标语，
照亮十里煤海，千座矿山！

下井，记着这幅标语，
矿工把壮志刻在掌子面，
大干快上流大汗，
献给祖国千万闪亮的煤山！

上井，记着这幅标语，
胸中爆发出五洲风雨四海雷电，
地球上还有多少受寒的弟兄，
矿工愿作煤块，给世界光明和温暖！

呵，矿山标语，火红、烁亮，
日夜在矿工心里燃起万丈火焰！
大干五年、十年、百年，……
迎来共产主义灿烂的明天！

车 向 矿 山 行

风紧。雨急。雷炸。
浓云锁住了大山十架。

一串车笛声甩进风雨，
汽车载着一群年轻人向矿山进发……

车头上卷动的红旗，
多象一团闪动的火把；
窗外，闪过铁青色的峰峦，
窗内，阵阵笑语喧哗。

小伙子们拍着壮实的胸脯：

“队长，咱当掘进工，行吧？”

姑娘们发出豪放的笑声：

“你采煤，还得靠我们电溜子拉！”

队长闪动煤一样黑亮的眼珠，

话儿象风镐哒哒：

“好哇，年轻人，矿山有采不完的乌金，
创业的宏图任你们尽情描画。

“当一名矿工，是多么令人自豪，
采煤可不象夏天喝汽水、春天赏花，
开发矿业是困难而光荣的事业，
要学那井下支柱，压不弯摧不垮！”

小伙子收敛了放纵的笑声。

姑娘们拢去飘在额前的短发：
矿山的风云变化在眼前飞卷，
火红的心已扑向井下的战斗生涯！

风紧。雨急。雷炸。
谢谢矿山给咱的见面礼啦！
经过文化大革命锻铸的一代新人，
英姿勃勃，永远是进攻的钢人铁马！



铁肩抬起钢城

任正平

小路巴掌宽，
机器要上山，
咋办？天崩地裂一声吼：
“抬上肩！”

云雾吓得躲闪，
悬崖慌忙靠边，
号子是进攻的鼓，
脚步是离弦的箭！

腿不晃，腰不软，
咱这铁打的肩膀，
抬得起长江、黄河，
抬得起秦岭、泰山！

当年，我们抬走三座大山，
把黑暗的社会推翻；
如今，我们抬起一座钢城，
向伟大的祖国作出贡献！

望征途，任重道远，
看头上，红日高悬；
咱抬着一个热腾腾的世界，
昂首阔步奔向灿烂的明天！



锻 工 素 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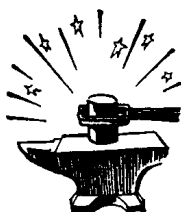
彭 斯 远

眉宇间，
藏一团豪气，
锻锤上，
洒一串霹雳。

锵锵！锵锵！
锻工挥臂锤声急，
象砸着卖国贼的脑袋，
象砸着政治骗子的背脊。

因为，战斗的渴望，
滚荡在心里；
因为，爱与恨的情感，
在锻锤上凝聚。

铁砧上飞出千尺红霞，
是锻工正向旧世界出击；
锻工房荡漾着战斗的旋律，
一场围歼战，打得正急！



橄 榄 谷 之 夜

陈 犀

“成昆线要快修”，

伟大领袖亲部署，
批臭刘贼“下马论”，
大军进山修铁路，
文化大革命就是好，
凉山“禁区”变通途。

今晚儿，大桥要合龙，
要装钢梁铺枕木，
狂风卷起漫天沙，
前推后搯难立足，
黄沙扑脸象刀刺，
桥墩上，大军正遇风沙阻！

呵吹吹，消息传遍橄榄寨，

察尔瓦一披忙赶路，
自带一背青柯柴，
篝火照红橄榄谷，
备战、备荒、为人民，
彝家和大军共征途。

阿咪子，大寨田里突击组，
挽衣袖，搅拌机旁抢任务，
推着斗车飞快地跑，
装满泥浆、卵石、混凝土；
学大军，那么一股革命劲，
风里沙里同甘苦。

棒小伙，小电站的“老师傅”，
打着赤膊扛枕木，
挺起胸脯迎风走，
风沙正好练筋骨；
学大军，狠批刘修拦路虎，
今晚儿，风沙休想把路堵！

来了多少老木苏，
嘴含着兰花烟杆手不住，
三块卵石搭火塘，
煮上几锅嫩包谷；

谢大军，战狂风，吊钢梁，
情似凉山常青树。

来了多少老阿妈，
只搭张头帕挡沙土，
低头吹火火更旺，
老阿妈，坐在火旁烤军服；
谢大军，斗黄沙，铺枕木，
成昆路，永在彝家心上筑！……

学彝家，学人民，
战士心中最有谱：
橄榄谷里砌桥墩，
八百里凉山奠基础；
大桥合龙铺钢轨，
百万翻身奴隶是支柱。

桥墩上，战士全身鼓足劲，
猛斗狂风飞沙、纸老虎；
最后一块钢梁紧紧焊，
最后一节枕木碎石上铺；
文化大革命培育的好战士，
心中有面战斗的鼓！

撒在田野上的传单

杨大矛 黄晓龙

大 干

大干！大干！大干！

吃大苦，流大汗。

胸怀气吞山河的革命抱负，

凭着无坚不摧的革命肝胆。

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

采取轰轰烈烈的革命手段！

拦河截流，引水造田，

移山填谷，改地换天！

多些！快些！好些！省些！
大干！苦干！实干！巧干！

三年、五年，
——一个飞跃！
八年、十年，
——一个巨变！

迈开步，向前走

走！
同志，走！
迈开步，向前走！
革命征途，
不能停留！

还记得吧，
那年土改后，
我们共同批判过，
“三四亩地一头牛”。
今天，又来到，
一个岔路口：
是创——
创社会主义大事业，

走大寨的革命路。

是守——

守“中等水平”小家业，

四五百斤口粮，猪半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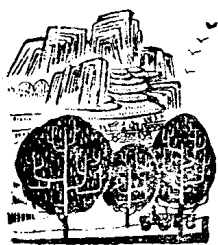
是创？是守？

革命路上，

不停留！

改天换地学大寨，

永远向前走！



大寨花开满山红

红 浪 雨 花 石

大寨花开满山红，
战天斗地乐无穷；
摘下晚霞擦把汗，
借来明月当灯笼。

银锄挥舞担如弓，
月下多少人影动；
绘成公社开山图，
图中多少新愚公。

凉山在飞跃

蔡子佳

象一匹金色的骏马，
迎着金色的太阳；
啊，凉山，
你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风雨，
披上了彩霞般的新装！

岩牛出没的山岩，
汽车象雁群展翅飞翔；
云飞雾绕的深谷，
铁龙飞舞，车轮欢唱。
啊，凉山，
你挂上金色的飘带，
展现出最新最美的模样！

那插入云端的烟白，

象巨人屹立在高高的山梁；
那电机轰鸣的地方，
是我们新建的工厂。
啊，凉山，
你跨上金色的骏马一日千里，
日新月异，蒸蒸日上。

偏僻的山寨龙腾虎跃，
大寨红旗迎风飘扬；
水电站处处闪光，
夺丰收奋发图强。
啊，凉山，
你打开了金色的粮库，
捧出了万担棉粮！

翻身奴隶手捧宝书，
改天换地斗志昂扬；
毛主席，金色的太阳，
把巍巍的群山照亮。
啊，凉山，
你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风雨，
飞驰在金色的大道上！



毛主席指挥我们来歌唱

宁松筠

毛主席指挥我们来歌唱，
唱一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
巨手一挥震五岳，
千江响应掀巨波！

战歌催春百花向阳开，
战鼓冬冬红旗遍山河；
全军上下一个音，
豪情满怀，朝气蓬勃！
豪情满怀，朝气蓬勃！

毛主席指挥我们来歌唱，
唱一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
巨手一挥歌声起，
歌声撒向全中国！
从井冈山唱到遵义城，
从娄山关唱到大渡河；
从延水边唱到天安门，
一句歌声，一团烈火，
一句歌声，一团烈火！

毛主席指挥我们来歌唱，
唱一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
巨手一挥军威壮，
千万个喉咙齐声和！
革命的歌声天天唱，
革命的纪律牢牢记心窝；
步调一致向前进，
战无不胜，攻无不克，

战无不胜，攻无不克！

毛主席指挥我们来歌唱，
唱一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
巨手一挥是命令，
准备打仗保卫祖国！
练好本领握紧枪，
坚决消灭侵略者，
在毛主席的指挥下，
高歌猛进，气壮山河，
高歌猛进，气壮山河！

我们胜利了

唐大同

庐山，你多么雄伟！多么威严

云海茫茫，一轮红日染红天；
大江东去，烟波滚滚千里远。
呵！庐山，你多么雄伟，多么威严，
披风沐雨，镇守着新中国铁打江山！

一九七〇年八月，一个严峻的时刻，
我们党，高高挺立在庐山之巅——
吹响了第十次路线斗争的号角，
点燃了向林彪反党集团进攻的火焰。

庐山的松林呵，似万杆旗帜迎风飞舞，
庐山的瀑布呵，象千支军号放声呐喊；

每道溪流，都唱起巴黎公社的战歌，
每座高峰，都举起《共产党宣言》……

是毛主席那雄健的脚步，
踏碎了茫茫寒霜，迎来了红花满山！
是毛主席那刚劲的大笔，
扫荡了漫漫烟雾，引来了红霞满天！

呵！庐山，你在歌唱，你在吟诵，
伟大领袖那铿锵的语言，那光辉的诗篇！
呵！庐山，你在欢呼，你在宣读，
我们党，又一篇新的战斗宣言！

你苍翠的林木，为什么这般秀丽？
是因为经过路线斗争风雨的洗涤，
你飞驰的群峰，为什么那样峻峭？
是因为经过路线斗争烈火的冶炼。

有了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
你的瀑布才这么壮丽，泉水才这样清甜！
有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雨露哺育，
你的山花才这么鲜艳，翠竹绿树才这般茂密参天！

真假马克思主义，在你眼里那样分明——

枯黄草芥，腐朽发臭；苍郁劲松，挺拔雄健！
两条路线，在你心中多么清楚——
谷底的一汪死水，怎比那一泻千里的大江波澜！

机会主义骗子的“先验论”，在你的面前
已成了垂死挣扎的几朵泡沫；
假马克思主义者的“天才论”，在你的脚下
已化作慌忙逃窜的几缕青烟。

呵！庐山，中国无产阶级的庐山，
你守卫在两条路线斗争的前沿！
有了你呵，我们幸福，我们自豪，
你永远屹立在我们心间！

望而今风雷激荡的世界，处处烽烟，
哪一处没有两条路线激烈搏斗的光焰？
毛主席缔造的中国共产党呵，
不就象一座巍巍挺立的庐山？

头上，红云翻滚，反潮流的烈火映红天；
脚下，烟尘飞卷，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
高举反修大旗，叱咤世纪风云，
庐山呵，你多么雄伟！多么威严！

呵，瓦西里

——看《列宁在十月》《列宁在一九一八》

呵，瓦西里，英雄的士兵，
你捍卫着革命路线，保卫着列宁，
在二十世纪初期的路线斗争战场上，
留下了串串忠实、坚定的脚印……

如果你还活着，一定会站起来
揭露苏修背叛列宁的罪恶行径；
如果你还健在，一定会大声欢呼
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你看看阴险、丑恶的林彪、陈伯达，
象不象当年的托洛茨基、布哈林，
嘴上的喊叫比谁都“革命”，但却在背后
咬牙切齿，呼喚着资本主义的鬼魂……

林彪一类骗子“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比那个布哈林还要布哈林，
他们自称是列宁、毛主席的“信徒”，
却包藏着一颗赫鲁晓夫的祸心。

他们，把黑枪打扮成滴着露珠的花枝，
给暗箭镶嵌上美丽的花纹；
他们，把鲨鱼说成羔羊，把乌鸦装成山鹰，
把几朵绿色的磷火，吹成是灿烂的星群。

社会主义，只是他们装饰门面
——拿给别人看的一块招牌；
中国，只是他们讨好社会帝国主义的
——一件廉价的商品。

他们要让十月革命的叛徒
跟着老沙皇血腥的脚印，
在吃饱了土豆烧牛肉之后，还企图把——
新中国的大好河山，一口吞并。

而他们自己的酒杯里
也盛满中国人民的鲜血，
说是为了一个“民富国强”的未来，
必须天天和敌人碰杯，拥抱亲吻。

呵，瓦西里，革命路线的卫士，
我听见，你愤怒的英灵在呼喊我们：
——为坚持列宁的真理勇往直前，
——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冲锋陷阵。

呵，瓦西里，列宁的士兵，
我看见，你就在我们的行列里前进，
我们高举红旗的队伍里面，
有多少瓦西里呵，多少英雄的士兵！

读 书 笔 记

翻开一部又一部闪光的书本，
飘过来了，那战斗的硝烟、世纪的风云，
历史的列车鸣着汽笛，声声呼唤着：
列宁——马克思！马克思——列宁！

你英雄的巴黎公社社员，
用血和火，铸造了一颗闪闪的红星，
红星照征程，宣讲着历史的经验：
对反动阶级，必须握紧专政的利刃；

你进攻冬宫的布尔什维克，
帽沿上系着硝烟的飘带，犹如两道红缨，
踏着十月的战鼓，你们武装起义的枪声
淹没了机会主义者的嚎叫、哀鸣……

你们用不朽的生命，战斗的心，告诉我们
应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你们用冲锋的号，血染的旗，告诉我们
该怎样回答叛徒、内奸的捣乱、挑衅。

你们那滚烫的血液，
而今，正在我们的脉搏里汹涌奔腾，
你们那对付机会主义路线的子弹，
而今，正在我们的枪膛里睁着眼睛。

从伯恩斯坦、考茨基到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
还有中国的陈独秀、王明、刘少奇、林彪，
修正主义象苍蝇，吸吮着旧世界的污泥浊水，
一代又一代，繁殖着他们的子孙。

虽然，社会主义的新芽，
已在中国的土地上，长成茂密的参天大树，
连成了阻挡现代修正主义的风沙，
我们今天的万里长城；

但，资本主义的腐烂僵尸，
还在阴沟里散发着臭气，生长着毒菌，
日夜等待着，勃列日涅夫之流
给他们送来复活的氧气和人参……

放心吧革命的先辈，我们懂得——

如何揭露叛徒，惩治内奸，消灭敌人。

我们高呼：跟着毛主席！

就象你们当年高呼：跟着马克思、列宁！

让我们同温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吧，

把路线斗争的弓弦绷紧，

我们将在批林批孔的捷报里，

给你们捎来，马克思主义又一次胜利的喜讯！

列车驰过大渡河

呵，大渡河，终于望见你了，

终于望见你了呵，我们的大渡河！

你的激流象野马，象战车，

蜂拥着挤过峡谷，浪涛吹着震天的号角……

你在冲锋，在搏斗，在厮杀；

你在呼号，在呐喊，在高歌。

于是，我看见那支扛着红旗的队伍，

斩断王明路线的枷锁，正从你身边飞驰而过……

那驾着激浪向前的勇士，肩负着——

北上抗日的重任，枪口喷出团团烈火，

那铁索桥上匍匐前进的英雄，胸怀着——
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忠诚，真理在刺刀上闪烁。

呵，那天边的片片红云，道道紫霞，
不就是当年烽火熏染的流云朵朵？
呵，那谷底的隆隆水声，霍霍风声，
至今还应和着英雄留下的战歌！

大渡河哟，大渡河，我听见
你在对我歌唱，对我述说——
关于革命，关于路线，关于历史的经验；
过去的硝烟，今天的风雨，未来的战火……

你是问我们，有没有——
当年那样的战斗肝胆，劈浪击流的性格？
你是在问我们，有没有——
当年那样的革命意志，象飞夺索桥的烈火？

风浪里，是象渡河的战马勇往直前，
还是如岸边的小羊，在火光面前发抖、退缩？
烈火中，是象夺桥的雄鹰一马当先，
还是如岩上的小鸟，躲进窝迷恋个人的安乐？

呵，大渡河哟，大渡河，

为了听懂你的战歌，我竖起心灵的耳朵，
为了把你的斗争长远留在心中，
我多么想俯下身去，捧起你的浪花，喝！

看看我们吧，这长龙，这列车，
这车厢里个个红光满面的旅客——
有渡河夺桥英雄的战友，也有他们的后代，
胸中都装着你的浪涛，你的烈焰，你的传说……

你听，你听，人们都议论些什么？
还是关于革命，关于路线，关于我们的党和祖国……
不管是去工地劳动，还是去公社落户，
人们心中，都有一条红线在闪烁。

年轻的，渴望着新的战斗，
激动的思绪正象你呀，波涛滚滚的大渡河，
年老的，正凝望着你，回忆走过的道路，
为了把明天的斗争深深地思索……

我明白了，昨天的路是怎样走过来的；
明天的世界呀，又该怎样去开拓……
大渡河呵，你呐喊吧，冲杀吧，
今天，我们又多么需要你的波涛，你的烈火……

远了，远了，再见吧！我们的大渡河，
原来，你的浪涛，天天从我们心上流过，
听！为了回答你的询问，雄壮的汽笛
正为我们这一次路线斗争的胜利高奏凯歌！

我们胜利了

我们胜利了，又一次胜利了！
伟大的党，迈步在路线斗争的征途上，
我们高举九大红旗，粉碎了林彪反党集团，
迎来了呵，十大光辉灿烂的太阳！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长河里，
中国的航船，开进了更加宽阔的大江；
在社会主义革命的长征路上，
我们的队伍，翻过了又一道峻峭的山岗。

半个世纪以来我们的党呵，
一直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一把雨伞，一个背包，一条革命路线，
顶着风雨，踏着浪涛，迎着阳光……

她风尘仆仆，踢开了

一层又一层，机会主义路线的迷雾暗礁，
她容光焕发，扫除了
一道又一道，修正主义妖魔的黄沙黑浪。

一场阶级斗争的胜利，在她的战旗上
又增添了一道太阳的色彩，一片红光；
一次路线斗争的胜利，在她的镰刀锤头上
又增加了一道锋刃，一层纯钢。

呵！这就是我们党革命的性格——
斗争！斗争！永远驰骋在路线斗争的战场；
一场骤雨疾风，一段光辉的里程，
一次惊涛骇浪，一卷不朽的诗章……

我们又胜利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是中国无产阶级的生命和太阳，
第十次路线斗争的伟大胜利，
为我们筑起了又一道反修防修的铁壁铜墙。

为了迎接未来的十次、二十次斗争，
让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红旗永远在中国飘扬，
只要毛主席一声召唤，我们就将冲向前去
把又一次路线斗争的枪栓拉响……

烈火篇

王长富

贴标语

贴上去！贴上去！贴上去！
射出子弹！掷出投枪！燃起火炬！
从车间的房顶上泻下一条瀑布——
“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

贴在小组，贴在车间，贴在厂区，
革命的洪流要横扫一切垃圾。
大批判的烈火熊熊燃烧，
烧红了天空，烧红了大地。

贴上去——“打倒现代的孔老二林彪！”
贴上去——“深挖林彪反动思想的黑根子！”

贴上工人阶级愤怒的呼声：
谁胆敢叫历史倒退，就打断他的背脊！

贴上去！贴上去！贴上去！
射出子弹！掷出投枪！燃起火炬！
一张大字报就是一篇檄文——
林彪与孔丘，休想复辟！

炉前批判会

锻工房的批判会开在炉前，
炉中的火响，在熊熊猛燃。
咱锻工的发言就象火焰，
要烧毁林彪、孔老二的复辟谰言。

一台台汽锤愤怒地高吼，
炉火照亮了紧握的铁拳。
锵锵锵！砸碎林彪这匹“天马”的骨架，
锵锵锵！捣毁孔丘梦想的皇宫宝殿。

批判会催得炉火更红，
咱锻工的呼声震得大地发颤。
听吧！听吧！咱用汽锤宣告：
一切倒退复辟的阴谋都将彻底破产！

雨 中

急雨打在每个人的脸上，
怒火烧在每个人的胸膛。
咱全厂职工冒雨站在广场，
批林批孔的吼声如洪波巨浪。

一把把伞下射出愤怒的目光，
一声声雷霆震动着车间厂房。
为捍卫无产阶级专政而战斗，
工人阶级的力量势不可挡！

雨越下越大，风越刮越狂，
胸中添豪情，斗志更高昂。
好呵！迎着这场阶级斗争的风雨，
我们心明眼亮，越战越强！

战 斗

脸上还挂满汗珠，
手上还沾着油污，
刚贴出开门红的捷报，
转身又擂起冲锋的战鼓。

看这伙装配线上的虎将，
此刻，饱蘸浓墨，奋笔疾书。

第一张：“彻底批判天命观、天才论”；

第二张：“揭露林彪、孔丘复辟的真面目”！

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
我们永远是进攻的队伍。
谁说此刻已经下班，
不！战斗正在继续……



怒批孔老二

——记一位老店员工人的话

周道华

眼中火星喷，
笔尖仇恨深，
怒批孔老二，
力透纸三层。

什么“德治”？
什么“仁政”？
什么“忠恕”之道？
从来都是“仁”者吃人！

当年学徒弟，
懂得老板狠，

顿顿猪狗食，
夜夜睡板凳。

终年辛劳何所得？
——刀痕重鞭痕！
年三十夜洗招牌，
泥金大字写“同仁”。

火冒三千丈，
牙齿咬铮铮，
手上伤痕在，
抠去“仁”字一层金！

林家铺子孔家店，
两块招牌一脉承。
“复礼”是“复辟”，
磨刀霍霍血淋淋……

奴隶已翻身，
岂能再进地狱门！
批林批孔挖修根，
咱枪口笔尖不讲“仁”！

帐 篷 怒 火

任 耀 庭

帐篷里一团烈火点燃，
批判台搭在雪原高山。
勘探队员虎步登台，
手中紧攥红色的标杆。

我们牵出了片片油海，
我们摇醒了座座煤田，
难道靠的是“爹妈给的脑袋”？
不！标杆上刻着正确的答案——

标杆叩过北国的峻岭，
标杆问过南疆的激川……
什么是真理，什么是谎言，
标杆象一柄利剑把林彪画皮戳穿！

千山万水留下了我们行行脚印，
才认识祖国的银水金山！
路线斗争的风雨擦亮了我们的眼睛，
才识破骗子的丑恶嘴脸！

听，那撼天动地的开山炮声，
正是对“先验论”的无情批判！
看，新建的钢城，沸腾的群山，
写下了“实践出真知”的壮丽诗篇！



斥“仁”

里 沙

满怀仇，胸涌恨，
仇恨烈火似井喷，
走进阶级教育展览馆，
问！什么叫做“仁”？

什么叫做“仁”，
问黑牢，问铁棍；
什么叫做“仁”，
问锁链，问酷刑……

件件斑斑犹在目，
似闻千年回答声：
“仁”吃农奴几千载，
“仁”是一座蝎子坑！

此刻我更加看得清，
为什么孔丘鼓吹“仁”；
此刻我更加体会深，
为什么林彪要念尊孔经。

一旦天下再归“仁”，
百万人头血淋淋；
今日苏修活标本，
“疯人院”里“仁”吃人！

走出阶级教育展览馆，
一腔悲愤回军营；
森林当笔海化墨，
批“仁”一万年，心中恨难平！



战士批判会

童嘉邇

虎步登讲台，
犹如进阵地！
字字喷射仇恨的火，
——战士在出击！

轰“天马”，斩“先圣”，
批林批孔杀声急！
谁说战士不识鬼？
听！曲阜的战士剥画皮。

“俺家住在‘孔府’村，
世辈受奴役！
谁说一笔写不出两个‘孔’，
呸！‘孔’家历来分阶级！”

大邑的战士吼声急：

“地主庄园每块砖瓦滴着穷人血！
水牢里侥幸活下来的人，
最懂‘复礼’是‘复辟’！”

一声呼呵，千声应，
万千铁拳高高举！
看，五个战士上台集体批，
五个民族：黎、壮、藏、羌、彝！

镣铐、钉凳、钢丝鞭……

小木呷，手举“木鞋”痛斥敌：
“林彪、孔老二的‘仁政’是什么？
吃人不吐骨，豺狼披人皮……”

呵，奴隶的苦，贫农的泪……

烧得战士心头情更激！
批判会就是审判台，
横扫林、孔如卷席！

横扫千年垃圾堆

向 阳

在大邑阶级教育展览馆，吸血鬼刘文彩庄园里有块所谓“风水墩”。刘文彩胡说什么他所以发财致富就是因为有了这块“风水墩”。

骗人的“风水墩”，
遮不住滔天的剥削罪。
墩前，穷人血染朱门红，
墩后，收租院里多少穷人泪！

千家血泪汇水牢，
万户血汗流仓内。
敲榨抢夺的吸血鬼，
胡说什么“富贵在天”靠“风水”！

水牢之水今犹寒，
却有骗子把妖风吹。
妄图复辟拉倒车，
把孔孟之道当宝贝。

孔丘、林彪都是大骗子，
一脉相承紧追随。
谎言岂能勾销剥削账，
千载风雨难洗墩上血和泪！

一块“风水墩”，
一座无字的碑，
擦亮眼睛细细看啊，
分明是穷人的白骨垒！

一块“风水墩”，
教人深思辨是非。
墩前多少人挥铁拳，
要横扫孔孟之道这个垃圾堆！

攀登九里山

里 沙

战士拉练，翻越九里大山，
腰系云带，攀登倚天梯田；
抬头望，“农业学大寨”字字如火，
火呀，燃烧在云的海子里面。

看哪，战天斗地的彝族人民，
真是一步飞跨九重天，
昔日的锁链早已铸成了银锄，
银锄挥动，向荒坡野岭开战。

翻身奴隶乘着文化革命的东风，
从九里外把沃土担上山巅，
不靠家支，不靠神仙，
终于造出了梯田万千！

今天，望着这绿油油的庄稼，
怎能不引动人心潮翻卷，
是奴隶们创造历史呵！
战士忍不住对群峰高喊。

奴隶们……创造历史……
声音在群峰间久久回旋。
这时拉练的队伍深切感到：
奴隶们才是山上更雄伟的高山！



朝霞染红了雪山

傅 仇

刻在锁链上的教材

文化大革命的春风，
吹遍藏族村村寨寨。
把雪山融成彩墨，
也难画出高原崭新的风采。

你可认识这一辈新人，
翻身农奴的后代，
就象在高高的雪峰上，
看见朝气蓬勃的林海。

公社生产队办起政治夜校，
党支部书记带他们登上讲台，

用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把年轻一代武装起来。

墙角上挂着农奴主的锁链，
锁链上刻着农奴制度的教材；
一条锁链浸透了农奴的血泪，
多少亲人被农奴主残害！

象毒蛇一样的锁链，
盘踞着农奴制度旧世界；
农奴主就是依靠这条锁链，
把千万农奴当成牲口买卖！

千万支锋利的笔，
对农奴制度作了深刻的剖解；
用满腔愤怒的雷声，
批判刘少奇、林彪两大祸害！

决不容许农奴制度复辟，
决不容许农奴主重新上台！
从斗争烈火中挣断了的锁链，
决不容许再套上子孙后代！

文化大革命的烈火，

把万里高原炼成铁壁排排，
谁敢在这里兴妖作怪，
千座铁山将把他摧毁掩埋！

文化大革命的火炬，
藏族儿女高高举起来，
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金光大道，
能抬起高原走向共产主义新时代！

看万里高原似波涛汹涌的大海，
《共产党宣言》震撼云天外，
**“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
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新花在琴弦上开放

谁不喜爱巴塘的弦子，
弦音是这样激昂。
谁不喜爱炉霍的锅庄，
舞步是这样雄壮。
你可认识藏族新歌手，
新的歌舞，新在什么地方？

文化大革命的风暴，
给新的琴弦谱上雄伟的乐章。
冲破四旧传统的枷锁，
一朵新花在琴弦上开放。
在农奴制度的废墟上，
社会主义新文化大放光芒。

文化大革命的春雷，
在琴弦上奔驰震荡。
千年雪山在雷声中崩塌，
万里高原焕发出好春光。
豪迈的步伐卷起万朵彩云，
在社会主义大道高歌飞翔。

高原上没有静止的风云，
细小的琴弦也能飞起激浪。
警惕呵！被打倒的农奴主，
还梦想把断了的残弦重新接上。
在农奴制度的废墟里，
还梦想找回失去的“天堂”。

翻身农奴的儿女战斗在公社阵地，
为无产阶级专政放声歌唱。
一根琴弦连接着千家万寨，

千万条动脉连接着心脏；
党的每个号令，飞到万里高原，
春雷般的回声就一齐奔出胸膛！



抬钢轨抒情

陈 厚

铁道兵战士，
小李，小张，小马，
彝族的民兵，
木呷、牛日和拉达；
十二个人抬钢轨，
象一座大山肩上压。
指导员领唱红军歌，
一曲狂飙震山洼；
“步调一致”就能得胜利，
抬一根钢轨算个啥！

顺着抬，
横着跨；
换左肩，换右肩，

脚印印踩的一个洼；
十二个战士一条心，
海能填平山能扒；
十二个战士的铁肩膀，
要扛一条铁路献国家；
多象当年的老八路，
革命的传统开新花。

忆当年，华北平原青纱帐，
有一支奇兵传佳话，
神出鬼没的破路队，
日寇窝里把铁路扒；
八路军战士，
小王，小赵和小夏；
回民游击队，
三代民兵全姓马；
拆路、破路、抬钢轨，
不打收条，全包啦。

一根钢轨十二个人抬，
红军的歌曲壮兵马；
“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
是党的命令指挥咱；
扒道钉、撬钢轨。

扛！铁臂一举肩上搭，
过敌堡，穿电网，
杀！青纱帐里好穿插，
钢轨回炉造枪炮，
打出个红彤彤的新国家。……

扒路、破路，抬钢轨，
为了解放人民，猛冲杀；
修路、铺路，抬钢轨，
要建设个锦绣江山美如画；
工、农、兵，肩并肩，
汉、满、蒙、回和彝家，
红军歌曲一辈子唱，
革命的鼓声一个点子上打，
步调一致，抬钢轨，
铺一条金光大道满天霞！

车 钩 颂

于 洵 浩

钢锻铁铸的钩呵，
强筋硬骨的钩；
钩呵，车辆的手，
钩呵，钢铁的手。

你把一节节车辆，
连成了战斗的序列；
你又将这一列车队，
挂上革命的火车头！

呵，钩挂着钩，手拉着手，
越峡谷峰峦，渡滚滚巨流；
呵，手拉着手，钩连着钩，
破云遮雾障，劈风狂雨骤。

一个方向，一个目的，
一个速度，一个节奏；
同一条轨道，同一条路线呵，
坚不可摧的队伍，势不可挡的洪流！

不脱扣的钩呵，
不松劲的手；
望着你，我心潮澎湃，
望着你，我思前想后：

跨金沙巨浪，老炊事班长，
背着铁锅，拉着小司号员的手；
过雪山草地，指导员，
拄着拐杖，拉着机枪连长的手……

陈永贵拉着大寨人的手，
筑堤修堰，织田间锦绣；
王进喜拉着大庆人的手，
破土钻井，从地底取油……

呵，我懂得了，为什么
战斗的同志，披荆斩棘要手拉手；
呵，我明白了，为什么
革命队伍，跋山涉水要手拉手！

手拉着手，聚集力量，统一步伐，
手拉着手，决不掉队，决不停留！
继续前进的动力呵，由你传递，
争取胜利的誓言呵，靠你交流。

胜利保证的钩呵，
团结象征的钩！
钩呵，钢铁车辆的手！
钩呵，革命英雄的手！





盐 的 颂 歌

徐 康

据《红旗》杂志载：上海市黄浦区第一饮食公司中南合作食堂有个青年店员，上早班时因喉痛，用了食堂的盐冲开水喝，等卖盐的店门一开，他马上买了一勺盐送回食堂。

—

盐，
这就是从那位青年店员手里，
还给食堂的一勺盐。

这勺盐，
在红日的照耀下，
——银辉闪闪；
这勺盐，
在思想意义的天平上，
——重于泰山！
于是，我想起了——
长征路上，已踏上征途的战士
又急匆匆地策马回转，
为了送还大娘一根银针，
哪怕云山重重，崖高路远；
辽西战役，我们激战后的队伍
正凯旋路过苹果园，
决不摘人民的一个苹果，
虽然已三天滴水不沾，
嗓子呵已渴得冒烟；
南京路上，值勤的哨兵
为了把一分钱送还失主，
访遍小巷大街，累得汗湿衣衫，
看那战士头上红星的光辉
在人群里一闪一闪……
……呵，历史的长河里，
有多少闪光的浪花；
……呵，革命的航程中，

有多少战斗的风帆！
中南合作食堂的这一勺盐，
和长征途中的一根针，
辽西战场的—个苹果，
南京路上的一分钱，
是这样地、这样地息息相关，
如此地、如此地一脉相传，
就象千百颗明亮的珍珠
贯穿着一根红线……

二

盐呵，白花花的盐——
这曾经是在战争年代，
用来给伤员擦洗伤口的盐，
用来给战士调水熬粥的盐；
曾经是我们的老党员
用咸菜水，熬呵熬，煎呵煎，
当作党费，交给地下党支部的盐；
曾经是我们的小冬子
冒着千难万险机智地瞒过敌人，
带给山上游击队的盐呵！……
虽然，这一切，
早已随着昔日的硝烟，

放进了“革命历史博物馆”。

现在，在我们祖国数不清的盐场上，
哪儿不是盐的海，盐的山？
就在这个中南合作食堂里，
难道不是盐满罐，盐满碗？
今天，从食堂里舀一勺盐，
就象在沙滩上掬一捧沙……

可是，我们的青年店员，
却用自己的行动斩钉截铁地说：
“不，不能白吃！
因为这是人民的盐。”

呵，他分明是代表一个先进的阶级
向一切旧的传统观念开战！
这一勺盐呵，
吸取了党的阳光，
经受过路线斗争烈火的冶炼，
它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结晶，
才这样光彩夺目，明净璀璨！
这一勺盐呵，
绝不允许混进杂质，
革命的本色永不变，
拒腐蚀，防蜕化，
抗高温，耐严寒！
呵，我终于明白了：

长征途中，策马还针的战士，
苹果树下，秋毫无犯的队伍，
南京路上，拾金不昧的哨兵，
黄浦江畔，一尘不染的店员……
——我们革命的洪流呵，
就是这样地勇往直前！
从一个苹果，一根针，
到一枚硬币，一勺盐……
——我们阶级的本色呵，
都是来自一个摇篮，一个熔炉，一条红线！

三

让我们透过闪亮的盐晶，
看得更深，想得更远——
克里姆林的红星，为什么如今黯然失色？
十月革命的故乡，为什么阴云满天？
我们的党呵，
用毛泽东思想的锐利眼光，看准了
——病菌，从哪儿生，
——阴风，从哪儿卷，
为了抵御现代修正主义的寒流，
必须不断地加固
无产阶级专政的钢铁墙垣；

为了防止资本主义细菌的繁殖，
必须在社会主义新肌体的各个部位，
随时使用灭菌的盐！

党，率领我们

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巨澜洪波，
席卷修正主义的碎瓦残砖；

用批林批孔的熊熊烈火，

烧毁旧世界遗留的枯枝朽干；

把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红旗，

插遍上层建筑领域的地盘！

中南合作食堂盐的故事，

就是反修防修进攻战中

一颗胜利的信号弹！

呵，我敢说——

勃列日涅夫之流的数学家们，

虽然能算出高价出售一千吨盐，

可以获取百分之几百的暴利；

但却永远无法计算出

我们中南合作食堂这一勺盐，

能够杀死多少修正主义的病菌，

能够战胜多少糖衣裹着的炮弹。

而今，修正主义统治下的莫斯科，

那些“垮掉的一代”，

头脑，早已被铜臭污染，

“如影随形”地贪图着享受，
“如蝇逐臭”地追求着金钱；
我们这一勺洁白纯净的盐呵，
正象一面镜子，
照出了他们贪婪丑恶的嘴脸！
呵，我敢说——
社会帝国主义的原子弹、氢弹，
虽然能为他们的核讹诈“壮胆”，
可是核战争的“高参”们，
看见我们这勺闪射共产主义思想火花的盐，
一定会吓得胆战心惊，一片慌乱！
修正主义的老爷们，发抖吧！
我已经看见你们害怕得不敢睁眼！
你们害怕共产主义思想，
就象猫头鹰害怕太阳的光焰，
就象化脓溃烂的疮，
害怕杀菌消毒的盐！

四

呵，从锦州的苹果，
到中南合作食堂的一勺盐，
革命的队伍，攻下了多少明碉暗堡，
历史的车轮，穿过了多少战火硝烟。

只有把人民的一个苹果、一勺盐，
看得比泰山还重的无产阶级，
才会把征途中的万水千山，
当作脚下小小的泥丸！
我们合作食堂的这位青年店员，
只不过是生长在我国大地上
千万株向日葵中的一个花瓣；
这一勺食盐的真实的故事，
只不过是奔向共产主义的滚滚洪流中，
一抹闪光的水花飞溅。
一滴水，反映了太阳的光辉，
而光辉的太阳，
正照耀着我们祖国的每个角落，
并且终将照耀
整个世界的每寸地面！
为了这一天呵，
我们又掀起了
无产阶级专政的浩荡狂飙，
我们正反复构筑
反修防修的思想防线。
我们要充分发挥这“盐”的威力，
围剿每个死角里潜藏的细菌，
——最后把它们彻底聚歼！
我们还要大力提倡这“盐”的精神，

让共产主义的每一朵思想火花，
——燃成照红天宇的熊熊火焰！
让我们用这一勺
——拒腐抗变的盐，
——杀菌除虫的盐，
擦亮我们进攻的戈矛，
磨砺我们思想的刀剑，
为铲除滋生资本主义的土壤，
为在地球上彻底消灭资产阶级，
——努力作战！



进 攻 之 歌

刘 滨

好猛的火，
好烈的风！
咱们的锻工厂，
热腾腾，
火辣辣，
拔地冲天起，
挺立风雷中。
打开加热炉门，
千度热浪扑胸；
炉前，一声“出坯！”
站出一代英雄——
咱登开双腿，
陡张排排强弓，
双手紧收钳把，

牵一条火龙！
摞上砧，
打！
威风凛凛的蒸汽锤，
锤头直往砧上轰！
雷，在锤下滚，
汗，在脸上涌，
火，在砧上跳，
劲，往锤头冲！
好呵！
斑驳锈渣，
一败涂地，
钢骨铁坯，
红彤彤。
打！就是搏斗！
打！就是进攻！
看哪，我们伟大的阶级，
迎着火，
踩着烟，
顶着风，
坚定，从容，
跃起在出击的前沿，
向一切残存的旧事物，
发起冲锋！……

……呵，曾记否，
文化大革命烈火猛，
旌旗奋飞炮声隆。
毛主席，
毅然决然率领我们
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
夷平旧世界的
多少毒草丛生的荒冢；
毛主席，
毅然决然率领我们
摧毁了刘少奇、林彪
两座资产阶级的
地下“冬宫”！
此刻呀，
文化大革命的烈火，
仍在我们的加热炉中跃动；
那轰击旧世界的炮声，
仍激荡在
我们进攻的锤声中！……
呵呵！
好一场炽烈的鏖战呵！
壮我胆量！
增我骁勇！
教我远眺！

炼我心胸！
 钢筋铁坯，
 来自千锤百锻，
 进攻的锤头，
 一分一秒，劲不能松！
 诚然，两座地下的“冬宫”，
 已被摧毁，
 连同它们的幻梦，
 但垂死的阶级，
 腐朽的尸体
 还在发臭生蛹……
 呵，我们投入了
 同旧世界殊死的格斗，
 我们这一代，多么光荣！
 但今天，却决不能
 为“最后胜利”的大厦
 落成庆功；
 在旧社会灭亡的地基上，
 我们还没有来得及
 扫尽那批
 浸透孔孟毒汁的蛆蛹；
 它们腐败的臭气，
 每时每刻
 都企图污染

社会主义的天空；
林彪一类
绝不仅是几只
偶然孳生的毒蝇；
还有多少麋集的巢穴，
深深埋在
资本主义的土壤中！……
同志呵，战友呵！
迈步胜利的沙场，
我们心灵的萤光屏上
可曾见敌影晃动？
在通往未来的壕堑里，
我们思想的钢枪、刺刀
是否刃钝膛空？
我们的双眼，
决不能沉醉于
金鱼尾悠闲地摇动；
我们劳动的手，
决不能成为
商品与货币的附庸；
决不能
让“资产阶级法权”
这个市侩，
在“差别”的阶梯上发胖臃肿，

去豢养那“独来独往”的害虫；
决不能
让“小生产”自发的霉菌，
去喂养一小撮
新生的地主、富农……
决不能
让资产阶级土围子，
残留在我们进攻的道路上，
窥测时机，蠢蠢欲动；
决不能容忍
腐朽糜烂的“新”垃圾，
疯狂地大刮
“资产”风……
想一想！——
为什么，赫鲁晓夫们
可以在一片平静的暮色中，
将整个列宁的故乡，
重新投入新沙皇的牢笼？……
呵，严峻的现实，
象怒吼的蒸汽锤，
在我们心上震动；
革命，就必须永不停息地
向资产阶级全面进攻！
决不准一粒资本主义锈渣，

在我们共和国的铁壁钢柱上
咬一个窟窿；
无畏的出击，
将证明我们
无愧于巴黎公社的父兄！
听哪！
庄严的《国际歌》，
把一个光辉的真理传颂：
“快把那炉火烧得通红，
趁热打铁才能成功！”
此刻呀，我们伟大的阶级，
正英勇奋战在
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
锻工厂中！
呵！锤硬！
劲猛！
风足！
火熊！
力量，在这里聚拢；
意志，在这里集中；
情感，在这里陶冶；
理想，在这里烧红。
看哪！
无产阶级专政“铁的手腕”

何等威风！——
进攻！进攻！
掀万顷火浪，
扫荡一切孔孟的幽灵！
进攻！进攻！
把林彪一类还魂的“基础”，
砸它个地裂山崩！
进攻！进攻！
把资产阶级的一切土围子，
连根捣毁，
怕什么蛇毒兽猛！
进攻！进攻！
卷一场革命的狂飙，
横扫蚕食公利的害人虫！
呵，望无产阶级壮丽的未来，
红日喷薄，霞光奔涌；
垂死没落的旧世界，
风雨飘摇，日暮途穷！
这是最后的斗争呵！
无产者，
挺起胸，
砸锁链，
毁牢笼！
崭新的世界就将诞生在

我们伟大阶级的出击声中！

观四海，

心潮涌，

看五洲，

豪情浓！

无产者

誓将剩勇追穷寇，

一代一代永进攻！

一代一代

永——远——进攻！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进攻的炮声

作者 = 《进攻的炮声》三结合编辑组

页数 = 256

SS号 = 10814932

出版日期 = 1975年07月第1版

目录

次

- 在中南海门前 & 胡 笳
炮声隆隆 & 工人白杨树
印机隆隆唱战歌 & 杨世运 谭楷
革命大宇报赞 & 梁上泉
红卫兵进行曲 & 女工徐慧
雏鹰展翅 & 胡笳
写在长征队的队旗上 & 梁上泉
序 诗
韶山泉水
井冈翠竹
遵义会址
延安洪炉
北京广场
老红军与红卫兵 & 黄中模 清 河
长征新兵 & 解放军里 沙
播火歌 & 工人唐福春
红小兵 & 解放军里 沙
我家姐姐是个兵 & 张继楼
颗颗红心向枣园 & 张继楼
战斗的螺号 & 解放军任耀庭
雷火图 & 解放军杨笑影
土话筒 & 工人黄万里
小钢炮 & 张士忠
长廊 & 工人柯愈勋
方向盘 & 工人熊远柱
油印机进行曲 & 工人柯愈勋
战友重逢 & 工人刘 滨
三进杨柳村 & 陆桀
三进杨柳村
风雨夜
擦 枪
保管室外
红色的算盘

列车在飞奔 & 梁上泉
油海一家 & 胡笳
冲天炉前 & 工人刘 滨
广场春晓 & 胡笳
全国山河一片红 & 梁上泉
上 岗 & 解放军马 诚
放歌出征台 & 工人刘 滨
我为革命委员会站岗 & 解放军童嘉通
三访革委会 & 徐康
赞军代表 & 解放军杨星火
重返工棚 & 解放军童嘉通
回工棚
工棚认战友
工棚夜话
雨夜巡道
支农曲 & 解放军陈禄明
初 进
除 草
再 战
水磨歌 & 陈犀
横空出世 & 张 阳
工宣队办公室 & 涂一程
春满校园 & 黄新渠
果各上大学 & 彝族吴琪拉达
笔和枪 & 郭久麟
长征路上的五·七干校 & 解放军任耀庭
夜校灯火 & 梁上泉
青年点的日历 & 下乡知识青年曹也平
回巴山 & 陈官煊
拉？ & 德成
红卫兵的挎包 & 徐昭智
画 & 下乡知识青年冉启胜
风雷渡口 & 杨世运谭 楷
接班 & 工人王长富
工人委员 & 工人姜华令

回乡曲 & 赵尔寰
司令员的镢头 & 解放军童嘉通
部长说书 & 工人杨永年
老支书 & 公社社员张丕利
浪尖上过党日 & 解放军邓绪东
女飞行员的批判稿 & 解放军邓绪东 赵长天
飞雪迎春 & 陈犀
油泉畅喷 & 胡笳
风帆 & 工人熊远柱
矿山壮志 & 工人徐国志
 矿山标语
 车向矿山行
铁肩抬起钢城 & 工人任正平
锻工素描 & 彭斯远
橄榄谷之夜 & 陈犀
撒在田野上的传单 & 杨大矛 黄晓龙
 大 干 & 1
 迈开步，向前走
大寨花开满山红 & 工人红 浪 雨花石
凉山在飞跃 & 彝族工人蔡子佳
毛主席指挥我们来歌唱 & 解放军宁松勋
我们胜利了 & 唐大同
 庐山，你多么雄伟！多么威严
 呵，瓦西里
 读书笔记
 列车驰过大渡河
 我们胜利了
烈火篇 & 工人王长富
 贴标语
 炉前批判会
 雨 中
 战 斗
怒批孔老二 & 工人周道华
帐篷怒火 & 解放军任耀庭
斥“仁” & 解放军里 沙

战士批判会 & 解放军童嘉通
横扫千年垃圾堆 & 向阳
攀登九里山 & 解放军里沙
朝霞染红了雪山 & 傅仇
 刻在锁链上的教材
 新花在琴弦上开放
抬钢轨抒情 & 陈犀
车钩颂 & 于淘活
盐的颂歌 & 徐康
进攻之歌 & 工人刘滨